



皇朝春秋卷之一



有德則治

邦乃其昌

無德則亂

天促其亡

亂臣賊子

百世逢殃

忠君愛國

千載流芳

窮兵黷武

妄逞自強

神怨民怒

國克胥隳

忠臣義士

至帝賢王

人歸天典

祚久年長

第一回

陳子孫恃強失國

胡父子恣虐專君

話說天下大物也自非聖方不生神武不殺不足以當之也為人牧者不可

情富強文德不修武功不競甚至祿教化淪於土尾佑壤於下雖強如
秦富如隋亦不能救亡國敗家之患也陳太宗受天明命布德行仁民
安國泰南北交通歷傳六世至憲宗開祐年間帝祖宗之餘烈以給
足之宏基國政不修荒淫無度其兄叔明逼死而自立是多詬宗在位
三十八年傳國于弟日煚為藝宗在位三年而崩其弟日煒繼立為廢
宗以長孫宗維老實專制國政恃其國富兵強與占城構兵數侵比朝思
明之地建官分治餽餉不息府庫空虛賦頌賦重民不聊生盜賊相尋權
臣僭竊裕宗崩其臣黎季犛弑廢帝而立裕宗子日煚為廢帝改元昌

符長北朝明洪武知多遣行人日讓移書責之季犁暴虐日甚廢日煬
立芸宗子顯為順宗又殺順宗又殺立其子突利在襁褓之中因而斃
之又大殺陳氏自稱為舜後胡公滿之裔竄姓名為胡一元子漢蒼易名
烜 庚辰天聖元年辰季犁自僭位國号大卢紀元又聖篡位一年自称
太上皇傳位其子漢蒼改元紹成辛巳紹成元年漢蒼上表北朝詐稱陳
氏絕烜為陳甥求權署國事明太宗不知其詐乃許之壬午二年明成祖永
樂元年
閏十一月明遣使封漢蒼安南國王癸未三年明永樂二年夏六月漢蒼命尚
書黃暉卿奉表歸北朝偃地卿領命印行群臣送出廊外方回漢蒼

告侍臣曰朕今為帝群僚百姓未遍其德衣賜大脯三日即時詔下內外聞之
通衢朱翟張設宴樂笙歌互奏燈火輝煌舉天皆不夜君臣當宴飯
詞通有司書回奏天平在志揭招兵習馬我欲犯關請陛下遣將擊之
漢蒼曰天平張窮外國雖欲逞兵無能為也敕兵部飭各關隘以兵追之
勿使近關兵部飭了復此群臣玩賞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窮
奢極欲無物不有盡三日之歡百姓貢獻勞費而漢蒼不之覺又命內
監遍尋天下凡有美女即收八貢好好好好不順者罪戾三族而監以令出外
脅淫婦女可為皇帝先無有畏忌不一月收回三千人極其美麗漢蒼

常官為是

命入侍上皇三百人在雷宮中奉侍於是三月不顧朝政日恒宿在宮中其
兒女戲悅忽有逆臣奏曰逆臣觀多陳天平人于中國乞兵復讐這開其天
請陛下出朝議未可漢蒼曰此事未卜虛宣其節因正旦屆期例有使人
入明朝慶賀卿出遣御史趙允恭往使細作真贋如何後朕另議正是

莫解春心能遇誤事

誰知在物足移人

未知天平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回

陳天平乞憐上國

袁伯耆告急中朝

却說陳天平乃陳聖宗之孫天明之子也當叔明遷配憲宗之辰以事切

責叔明欲誅之，太平恐禍及，遂迎于老樞後，調李勣平漢，蒼官因欲激美，
以後雖云兩漢蒼遣，迨追逼自謀，其老樞宣慰使，乃錄請入中國乞憐，乃錄
乃寫表遣使，護太平以明以行，側徑懸崖，登山涉水，既離南地，遙望北京，
山河城郭依然，市井閭閻不斷，邁萬物靜觀，皆自得四長佳興，其人同
誠是太平一景象，因起興小得云。

九衢文物壯京華

處處鐘鳴鼎食家

客裡清愁無可奈

衣冠誰是首山阿

吟畢就餞驛，安歇明日，上表，臣明成祖御翠微宮，覽表，宣旨召太平入。

觀明侍郎王傑引天平跪于龍庭書曰臣陳景後商肅教外臣恭遇天朝
率先歸順受封敕也撫有南邦運值中微逆臣僭竊偽造評執主虐
民臣幸以方外見遺窮荒隱伏方欲招軍討賊逆黨見追從應上文漢蒼
遣邊臣追逼
左右散亡倉皇出走艱難跋涉始達中原昭望朝庭無由推告幸今皇
上入函大統幸由苗章伏望陛下父母生成之德恤及微臣世守南方恭修職
貢季犁父子遙遙遁天臣此賊誓不相俱笑說不
去因叩頭流涕成祖憐
而細之詔出礼部安置侯朕有區愛天平拜謝退出傍有少卿李惟嚴
奏曰近有吳南陸者臣青沔枋內人裴伯耆亦來告急請討季犁願為先

驅自比中包胥今候在門外不敢入成祖曰既如此宣入朕何侍衛引伯
耆拜伏于地成祖曰卿係故臣何不早來申報今事在燃眉噬臍何及伯耆
奏曰臣事陳王恩深澤厚第桑榆影晚以老歸休每欲起義以征仇只
恐其力之不贍痛心疾首寢忘餐造望君門遠隔千里不辭難陰跋
涉而來仰至皇施興滅繼繼之仁賜臣子得討賊復讐之義事雖萬死
臣亦不辭又說一死字奏畢淚如雨下成祖憐之曰此事朕已知之昨者天平已
來乞憐朕既許允今佳在禮院中卿來相見俟朕遣人送回未遲伯耆聞言
故至亦在於此喜不自勝拜謝出來去了會有漢蒼遣賀正旦使者來

成祖曰試令使者与天平相見看他如何對答遂詔礼部出天平見之趙允恭
談故王孫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伯希以大复責允恭惶恐不能對成祖聞
之謂侍臣曰季犁父子無道殺主暴虐國人而臣_其為蒙蔽是為_世罪
人也宜舉兵誅之誠為合理正是

賊子乱臣共怒

殺君篡國地非容

未知舉兵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回

明御史齋救罪

朝侍郎上表請罪

却說明成祖知漢蒼多於不美乃大會文武群臣同以安南事務新成候

張輔奏曰李烈女無暴虐百端罪惡莫大今因國中多變陳氏祔修舉

兵抗胡氏父子以歸郡國其民以絕後患

張輔推心已露於此

大學楊榮曰安南之國

係是蠻方風俗不同礼義各異得其民不可治得其地不可居

果然如此

若置之度外使彼各自區處成敗不加於我得失即委是他如此則朝廷不

動兵端而陛下不勤遠累矣成祖問尚書黃福曰卿意何如對曰陛下堂堂

中朝奄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且陳氏從前累世為臣子雖權臣弑逆而

後裔尚存若棄而不顧非推亡固存之美以愚觀之宜先遣人問罷使

使迎太平歸其國政若振貧權固位則舉兵誅之立其陳氏統治文人永為臣妾

此陛下誠心仁者事小之意也成祖鄉之言是乃命礼部修敕 甲申四月 明永樂二年

春正月明遣御史李琦行人王樞齎敕安南河季犁營陳氏之故李琦

弔至安南漢蒼卒辱臣候于道左奉敕書回殿廷問讀敕曰汝季犁父

子暴虐深重不可勝誅理準禁師進往討罪朕第念南國生靈橫羅絳

毋敕御史李琦行人尚未曉諭宜改過自新迎太平歸國還其行振原無

赤族之誅欽哉漢蒼聞讀畢默然命讀明使出官驛設宴相待會趙允

恭使還物太平伯耆事休春了一遍漢蒼令群臣商議終日不決季犁

自內殿出言曰朝廷文武不為一人只徒尸位不知權變朕群行使南

朝君寧安以其計如何使

人猜之不出

群臣叩頭謝曰上皇有何聖果可使無臣

李掣曰修表使先請謝罪後請天平歸國如此聖果矣羣臣拱手曰天平

復國怎得無要李掣曰以臣便見何必詞朕皆不敵復玄自修表遣侍郎

阮景直隨李琦如明漢窟與文武送出門外這回景直此行雲程萬里柳舍

低細風月三更梅亭信宿權頭月近長安繼日星臨帝里李琦等引入拜表曰

臣

漢蒼頡首稽首謹奉表陳謝臣冒渎天威罪甘王法幸蒙上廣好生之

德故臣誓不死之恩一室無尸萬人有慶伏乞天平還國重恢文趾山河

陳氏中興撫治安南黎庶願還國政永保鴻圖謹謝

咸祖覽畢言曰南國逆臣猶知自悔情有情亦可寬命召翰林院入閣寫

表封天平為安南國王仍敕行人聶聰送天平歸國復命征南副將軍黃

中呂毅大理寺卿薛岩以五千輕騎護行再敕景真先回誦漢倉細心謹

密整頓兵馬臨邊迎候況景真領命先回言訖

九天日麗佛王命

萬里雲飛擁使旌

第四回

啟侍講為國進賢

恭太祖聖心辟聘

却說阮景直領明成祖敕命先回出于東都入朝奏事漢蒼曰天年好位
專權則髮愁絲恩一毛不喪或是自
知之明不知何以解之辰有翰林侍講陳
出班奏曰臣舉一人可解此患漢蒼曰卿所舉何人陳奏對曰清化府莒
縣藍山人黎公常之子長曰黎來應曰黎利少曰黎石季曰黎善利生辰有
一朵紅雲覆于屋上經三日不散其人氣度豁如寡言談多學術五經端
史獨觀大畧一覽便記黎石勇健過人頗兼有謀黎善其母姑特在夢一
大星如串珠墮于腹上覽而誕三歲能言及十五歲通曉典謔閑雜異
辰人呼為小神童父母擇配不肯娶只如歷覽山河林藪城市人民江漢

河海道里遠近無不尽記有日遊于三帶丹陸外莊見故陳太監李自成女
容貌端莊性行純一意有所悅乃自媒求李公愛其才而嫁之後生一男命名
曰欽教子故事經史群書精曉天文地理精通父子齊名詞於當世臣本其
同州頗知其詳請陛下幣書聘之若三人得一可以安天下矣漢蒼園主
大喜即遣中官校仕齎詔書聘且說務利治家甚嚴法男則勤於耕種
女則事紡織能育日兄弟會在校堂討論文籍忽見青鳥自東飛來集
于庭樹噪三四聲而去蔡善袖一課言曰青鳥傳音信息甚大利曰有何
音信善曰漢蒼必遣使來徵我矣利曰何日得來善曰今日即來宜酒掃

疾臨以待來使石曰不知微者何幹善曰意太平將兵回國彼恐禍及求人
以助必有何人進舉使我屈身事之以救傾危之急我若從之是亦助桀為
虐耳石曰我雖微賤猶有忠義豈肯屈節以事偽乎果有使至使人推出使

了推出王使利曰不可我是村人彼為國王若出不遜則有辭可抗矣不如固義
可勝一笑

過之堅辭不出或再召我者我則笑視損笑果有以事告三人商議停當有人報

天使王兄弟出門迎接至家中敘仕奉詔書置于案上拱手言曰皇上聞

大賢之名廷中虛左使某等敢意請先生願早登車庶無負皇上懇勤之

意使乎使乎使乎磬利曰臣奉王賤乞民何有智能固干王咱動煩天使枉駕而來

冒瀆朝廷利不敢言，詔任曰：當今聖明在上，四海之內莫非王臣。

惟不臣繫兄弟耳

有夏修和

防秋永罷，攀龍附鳳，固不乏人。鈞渭耕莘，猶且渴望先生。若奮鴻鵠之

志，展麒麟之才，出而維持世教，教主澤民，使功名同垂竹帛，豈不偉歟？

善曰：上既有竟，辭之為君下，又有禹皋稷契之為臣，雖在野有百策，由亦

不失其為唐虞之治。若善之兄弟，淺才小智，不足採朝廷之便，令煩使者，善

為辭焉。故任君之勸勉，固辭任不為已，奉書還回，入朝面君。漢蒼賢者

同曰

肯從我遊乎？使者方欲奏，乃已見侍衛，入內奏曰：有北書咨報，王手還已。

屆境請陛下遣兵出關迎接，是也。

南賢未得盟同志

北諜傳來起遠憂

未知北兵如何且看下面如何

第五回

胡季犁設計行兇

陳天平當途遇害

却說漢蒼方回枚仕忽有術士入奏北書先報天平近近邊塞蒼遣近臣
入問季犁季犁臨朝群臣文武班定漢蒼曰今天平歸國若不兩立請
上皇賜教季犁曰公卿何如群臣群塞面面相覷而已季犁曰先礼後兵是
為勝算前遣大將伏兵于岩險之地次令人備牛酒犒師誘出山林間盡

殺之以降後患正孔明季周瑜之長所謂排列靈弓以於猛虎盛陳香餌以

魚即此計也

季犁心狼

漢倉仔拜曰上皇神算諸臣莫及即詔仿沿途

市整頓禮物先拜國王後接天使復命及腰鄉以康饋出液隘調迎接

依計而行勒神鋒將軍梁民獻別將軍蔡伯樂近前囑曰卿出平八千精兵

前往并治此處左右懸弓嶺衣有宿鸞山甚是險惡可分兵兩道埋伏候天

平此心勝至起兵急殺之事成其功不小諸人欽命去訖

乙酉五年明永樂四年

春三月黃中寺送天平至五溫已見百姓父老焚香遙遙拜望或有感泣

曰不圖今日復見威儀人民攜老扶幼攀住車駕天平着意不肯相捨不

竟日已云暮平命親官驛宴息群縣貢山餽村民供酒菓天平慰勞遣
 之遂就寢及側輾轉竟久不寐忽能睡著見紅日自北升轉于南墜于水
 中光芒四出驚人耳目遽然醒覺乃是一夢詞侍臣則東方已白矣乃促諸
 軍起程此晨黃中見晦鄉軍士爭持午酒犒師其礼甚恭從者見天子皆
 拜舞踴躍中問漢蒼不至何也晦鄉曰安敢不至偶有微疾已陳列候于嘉林
 江矣已排列靈弓以於極鹿盛中遣晦还促蒼存令騎覘之見聚庶簞食
 陳香餌以釣鰲魚于此矣
 壺漿迎者相繼於途遂放心徑度隘由鷄陵二關物至背站過落平橋
 橋名不吉見山路險峻見林木叢密軍行不多成列會大雨如注中華富雨
 果然落手

而行忽見一聲砲响伏兵四發鼓噪震動山谷左邊民敵殺來右邊伯樂殺來天平
方至橋頭矢驚被民敵一鎗刺死落于水中長人有詩吊云

羈旅皇皇閱幾冬

艱難天為試英雄

物華天宝知安何

王伯基圖一夢中

薛岩真聰望欲退平橋已斷遂遇害裴伯耆奮教為老倦力不相當亦被
伯樂所救靈魂不散常顯現于山間亭民立廟于山頭奉祀後人詩吊云

邦家為重一身輕

世道興衰不足評

隻影橫空臨北塞

孤忠對月復南京

天心未欲開平治

帝闕無由見老成

綠水青山留正氣

千秋雖死亦猶生

黃中等欲整兵李之橋斷不得前民獻卒軍遙拜曰遠人非敢拒王師天平父也非陳氏親屬肆為巧偽幸得赦之以謝交人吾王即上表謝罪天師所賜小國貧乏不足久淹使民獻作迎客之文甚為造練中等不才已收軍回去獻等歡喜奉捷凱還漢倉瑞

季犁升朝宴賀賞勞諸將季犁曰幸令雙人已赦有何天下清平公未朕聞南海膠水有梧桐老樹變生鬼魅擾害吾民朕欲南巡以厭群臣宜整飭車駕

及日即行正是

詭計弑君成大惡

雄心唐鼎還遊觀

未知南巡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四

巡南海季季遇恩

伏鬼山陳高振鱗

却說遼南膠水縣橫東柵大江邊有梧桐經千餘歲樹旁有石井世傳秦辰有
鳳凰自北地飛來栖三日而去自此以後枝葉盛茂樹旁行客往來納涼樹下
可容千餘人會有遼東民丁婦長自深閨諳詞書籍其夫遠遊婦在家點
起寒燈勤攻婦暇望見燈影心上徘徊忽動良人思想因吟一律云

無言何事弄形神

隱約燈前欲惱人

坐臥未能離咫尺

良宵幸得共相親

吟畢望影題于壁上夫回見詩疑之罵曰我去未幾汝動私情萌與外人媾合
其妻曰安敢如此夫曰筆札已形何益諉得婦曰妾以孩兒奉君巾櫛不二其
操從一而終豈有萌小玉之懷逞文君之行乎以詩吟影耳夫不咱一連三四打
兄弟親戚周爭亦不咱其夫婦忿夜奔于梧桐栏于井中自今後係見雲昏
雨暗有一女子年度嬌癡容莊艷冶或歌或舞或笑或語比倚于樹陰間長
人異之相謂曰若非桂殿姮娥必是瑤臺仙子會有北國南回自京城行經至

望見樹邊一丈艾獨坐沉吟徘徊顧眄若有所求自維舟登岸以言調戲女欣然相從因至江邊忽然不見商子失驚染病立斃于舟中長人有詩吊云

江湖幸纔醉春歸

怨雨情旄失自持

莫笑紅顏能誤客

泉臺喜少人知

自此以後或寄客於村中或邀人於路外不幸遇者禍害尋作動以百數天下莫敢近李翠聞之詔下群臣盛列後衛擇以五月庚寅大駕進發陸則象馬星陳水則舟師旄送行至膠水遼東分李翠御樓船旁觀風景見一女子伏于岸上意甚民間鳴冤叫枉命泊舟近曰何等女兒敢爾虐害其女叩頭

奏妾本京城太守之子也不幸妾父被譴謫宦邊方自揣無能欲自絕只
恐幽泉之下見笑於腥臊寂寞之中啣羞於李氏今欲沒入宮婢至則至大
駕已南巡矣故不辭艱險而來途中邀駕冒死申冤伏望聖鑒臨庶改過李
梨見其人膚如凝脂唇若沈珠顏色殊常言辭婉雅春情乍動納于舟中
呼為才人諭曰朕今臨此鎮妖然後還朝大赦則汝父之罪不改而自破矣其妾
曰誰是為妖此為妖李梨曰梧桐千歲化為妖朕往伐之以除民患其女曰陳容
末祚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為況陛下道近堯舜德合禹湯名為御而
樂為事仁為而義為禮遠來近悅遠如比周不久即來大畏小懷有何妖之可鎮且千

貳梧桐一方天柱縱有鬼魅倚旁害人是不過薄命者誤之耳至如忠君愛國守正

不邪彼焉敢犯

敢犯季犁而已

且民有喬木猶國之有世臣倘喬木凋零則世臣難保

辰柱國黎季獵在旁見女言語促動身上乃奏曰才人見我甚大不惟乘辰且

誠辰外不敢揚君誤鬼之心內實切勸上愛民之意臣竊想國之姜后齊之

樊妃亦不過此願陛下納之季犁見近臣切諫又寵愛才人其事遂寢乃降

旨不由海道出江程遙海而南進次于獨步海口

一名大鵝

忽然想起謂侍臣曰

朕近聞陳氏餘孽多落民間鄉等宜密飭各吏係見陳家宗派解納賞

功若用意妄藏罪庶滅族侍臣領命飭訖存言曰崔寬之領名藍方跡

室殿珠宮朕欲登臨以觀勝景詔百姓削修道路候朕臨幸百姓得令奔走服役不可勝苦辰有陳高乃陳英宗三世孫先是避亂逃于大安縣安江柵寓居于潘世叔家叔知以女妻之後生二子忽聞李犁行經地面密旨誅朱即憤起雙心陰圖報復原有其仁澤人武維揚交厚高潛至楊家謀弒楊設酒相待酒至半酣高誡言曰某本胡氏罪人逃生至此今彼密令四索男亦難逃欲面縛投降求活一畝性命幸而見恤賜藥加官不惟妻子蒙休而朋友同其利惟楊聞言大怒曰昔我以汝為金枝玉葉演天潢不意狗彘其心逞此無恥之行何面目與尔相見乃拂衣而起高挽衣袖謝曰某素知君忠義前言戲耳楊復

就坐高放聲大哭揚曰公子有何憂悶願急告我鬲曰今季犁巡行至此某
欲報仇無人可恃請先生救我揚曰馬過伯泉而嘶士遇知己而死說出我亦
深恐季犁無由可乘今公子見推雖死不惜又說出鬲曰先生誠如此不特鬲
之幸亦天下之大幸也二人商議畢揚自辭去却說季犁拾水登程望崔嵬直
往行至山脚分軍將四周圍住然後臨幸登至山腰曲徑維揚伏于叢中橫槊
望季犁直刺中金冠上季犁落下幸得御林軍以千盾遮蔽揚不多再
刺群臣救起徘徊四望已見女才人立于山頭遙遙言曰妾本謫仙此君相遇為君
暴逆天上見誅遣妾返步永守碧梧桐宮裡隱然已出梧桐之鬼而君速反
季犁不知可答一笑

奎駕制此北兵若角這遂為禍不淺言訖不見季犁面顧已失才人所在嘆惜不已

此如

而猶嘆惜
可發一笑

心中戰慄即傳令武士搜捕獲維揚于叢間扛來命釘于地下確棍痛打

季犁曰量汝少人安敢無礼

此則有礼

揚曰我為陳氏子孫報讐恨不殺得汝可惜可

惜
惜之一惜

季犁曰陳子孫是誰揚曰南國百姓係是陳氏子孫季犁復命打下

打得皮爛血流滿地復問曰誰人遣汝揚曰天遣我教此無道之人季犁見堅不招

令取鉄鉗打折兩牙門齒又問曰誰人使汝行此背逆揚曰我救汝無人遣也季犁

大怒令斷其手足揚曰汝行慘刑不過欲招出而已於我便首季犁命扶起

楊強坐望即墨五拜曰我生不能弑仇以報陳氏之恩死則為鬼以吞季犁之肉

言訖遂撞于石破骨頭而死後人有詩吊云

巍巍正氣凜秋霜

慷慨孤忠逞自強

削樹刀山依眼看

羸物一死答君王

有詩吊季犁云

瘡民瘡國恣觀風

鬼嶺殊非博浪中

一簇橫鎗能不死

老天胡忍縱奸雄

此辰陳高詞事不成維楊被執遂去將妻子投于老樵後陳首商猶在安江本此
季犁見楊已死無可奈何欲停駕索陳氏忽見東都公文告急自促駕

還宮日夜兼程不敢回顧正是

一駕馳驅霜雪重

三軍奔走雨風輕

未知還宮如何且咱下文分解

第七回

征南釋明朝選將

御北分胡主屯兵

却說徵季犁欲駐蹕索陳氏見公文言明朝遣兵入寇故不敢久留促駕還回

不題先是黃中書送天平婦國被失引殘軍回朝奏聞成祖大怒謂成祖國公

朱能曰最爾小國敢拒方師此而不誅兵則何用朱能頓首曰逆賊罪大不可容

誅臣等請伏天威一舉殄滅未成祖遂決意興師敕鎮守雲南平西侯沐
晟調兵南伐以蜀兵七萬五千益之秋七月辛卯以朱能為大將軍新城侯
張輔為左將軍沐晟為右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參將雲陽伯陳旭為
右參將右將軍平寇右副將軍左副將軍右參將及清遠伯王友統神機
將軍程寬朱貴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庚王恕等橫海將軍曹麟王玉商
鵬鷹揚將軍呂毅朱吳江浩方政驃騎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劄等
大小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荆湖浙廣西兵二十萬五千出廣西馮祥右副將
軍右參將都統指揮陳膚盧壯等大小二十將軍以巴蜀建昌雲貴兵

十萬出雲南蒙自水師大都督柳昇以水師武備五千戰船五百艘往諸海
口以防攻守兵部尚書劉儁參贊軍務工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汝禧餉
送定皇日成祖章毫江福祭誓眾曰胡賊父子必獲無赦爾從必釋母為
亂母玩冠母教蘆墓母害稼穡母恣取財貨母掠人妻妾二句是
從誓耳母教降
有一犯者雖功不省母冒陰肆行母貪利輕進罪人既得擇陳氏子孫賢者
統治一方如以不
敢率親班師告廟以次是功誓畢諸將拜謝起程成祖送高
還夜觀天象見一方星如斗墜于西方侍臣曰西師有憂未能其必不免也果
然大軍進至龍州未能病卒諸將駐師以伺辰有南國邊地消息申報

朝廷漢蒼請上皇會後退敵多計季犁曰今北寇世方甚重我國兩京室為根

本不可疎朕還西都防禦內面至如東都此諸開隘付此諸公調度漢蒼

對曰父皇慮及此正社稷之福也正社稷之福也季犁命駕幸西都漢蒼送出廊外

囑曰父皇必由之路宜屈駕往藍山聘黎利兄弟出以輔之則我國無憂也漢

雖云盜賊而好季犁曰量一材夫何至屈朕若是朕使人喚之不至朕殺之便

了賢人而喚不至則殺求賢以此可終一笑言了各程漢蒼還朝召文武群臣拜辭以金幣孝為太

守守隘商周范寬為統領守鷄陵開創元帥丁美屯并治平寇將軍

陳承守等江柵盤離江則謀畧將軍胡松木凡江則中郎特黃世周阮子

仁太守鄧賢住加林江飛熊大將軍武必克守華極開大元帥梁民獻大都督蔡伯
索參軍改獎賴守多邦城大小諸物二千員各領兵馬二千萬号百萬分各陳要
住劉皆咱方元戎將令漢蒼宣民獻入內殿執鉄鉞以柄授民獻囑曰多邦城是安
南喉舌以城不獲則邦國危矣九劍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亦多為君民獻領命分
付諸城守屯各把守遣人探咱地兵息消息是未知探咱如何且看下文多解
不覺偏方誠地窄
敢將羣小抗天兵

第八回

張總兵進拔二開

丁元帥退休五將

却說果民獻分付諸將說自提兵至多邦城鎮守探哨回報明華兵進至龍州未
能卒成祖以張輔代能促輔興兵起程不早晚即至敵寨寫公文飭各關隘防
守隘留太守金惟孝得令傳軍士整備各城守蒞展張輔督導程渡
城越壘進攻隘留聞見關上已排列陣若中軍大將金惟孝手執長鎗坐下
青駝馬大呼曰賊奴何敢侵吾境界宜速退兵不聽則碎尸萬段張輔應不
打話命遊軍將軍毛八丹出戰鼓噪而進兩馬交鋒鬪至百餘合不分勝負
日暮乃鳴金收軍張輔曰我觀賊情兵法諸調非可以力勝來日用奇兵取之
乃遣程寬伏于左朱貴伏于右明早毛八丹引兵挑戰金惟孝率軍兩門

出戰八丹曰我今來取汝首級汝不怕耶孝思曰大賊安敢欺我遂率鎗交戰

丹聞三四合於馬便走是誘敵也孝曰大賊何不回戰丹輒刀復戰聞六七合復走又誘

也孝乘勝追之忽見一通銅角左邊投寬救出右邊朱貴救出救散後軍惟孝

回馬拒戰毛八丹背脊起來望惟孝一刺落于馬下張輔揮軍趕殺直抵隘

關接一驅兵大進南軍大散奔回鷄陵關總兵危寬見隘口已失其軍將護曰此

關衛要外也援兵男難自守諸公以為去守以何指揮潘正曰賊眾未集宜棄

城先走倘朝廷捕出其罪難逃亦勇在侯至賊未引兵出孝觀勝負隨宜可也

走耳不過

言來了哨馬回報此兵已進至界首矣危寬遣軍拒戰無人敢出

微壯其氣我視其魄

張輔新開道入危寬祕獲清降補給為先锋向道

統領大將署
向道前軍印

詞曰此路至芥

站雖易如何寬曰甚是險惡車不多方軌騎不多成列

亦必并
陸口

輔又問曰首將者誰

曰劉元帥丁美其人騎射精閑韜畧兼備若亦難功輔曰公面誘彼投降事成某
奏朝廷封公為爵寬亦諾便去辰丁美守芥站現多二關失守危寬投降降若以

破竹即合眾將計復曰賊乘勞遠聞不可爭鋒莫若敵太上皇前日計書上

照應諸將咱令以遣校尉李通領五千兵伏于左

一將
去伏

指揮眾蘊引五千兵伏于

右式將
去伏聞炮聲起兵掩殺二人是去訖復使督兵懸意伏于橋邊見賊兵半

渡引兵出拿物橋斬斷截地後軍

三將
去伏

又喚阮樸鄭芳屯駐于芥站左右

以防北寇劫寨五所 分付去說見危寬匆匆而來在城外呼曰請元帥一見軍士

入告丁美張雲弓揮箭上馬去城危寬曰今天兵到此代罪吊民某已投降賜官

封爵賜為向 願明公早下梯投以活性命危寬 丁美叱曰汝是朝廷肉食矣

能遠謀丁將軍可謂 不能全節以多君更忍甘心於降賊汝宜速去慎勿可

去不然則汙吾一箭罵得 張弓欲射寬羞慚滿面回去至地營道與張輔

輔命王官抄地圖出看遣黃甲只教州兵徑往橋平橋左右捕搜伏兵二將

已徑 後進次昌江市造浮橋清師遣朱廣王怒徑向道前往并站兩旁殺退

前兵此二條等 分兵劫寨喚後部江浩朱銘囑曰汝等巡橋橋上而進調停三

軍聞賊聲，各持兵杆，御軍勿使斷橋。恐蹈前車之覆諸將去了，乃傳檄致李罕之，示以詭計。

境內多陳氏意。二十里不明熙祚大軍進發，且行且喧，過落手橋，望見丁美陣上，看整頓。

麾軍大戰，鼓噪喧天，喊聲震地。丁美舉砲，号無有一人敢應。先是黃中岳教

倍道而至，靜候見南軍，砲李通起兵，黃中岳直出刺死李通。諸軍失散。失一右邊

裴獲引軍殺出，被呂毅拳刀頭落，盡殺諸軍。失丁二將，面馬意欲守斷橋，被

江洪來鎔殺退。丁美不見救兵，望後便走，回至芥站，見城上純是北兵，軍馬先

朱廣王怒得令抄至芥站，左右見阮朴、鄭芳埋伏，朱廣王怒，兵衝殺阮、鄭，抵

敵不住，奪路而走。朱廣王却了城柵，丁美走回朱廣，曰：「我已取城了，汝何不下來受

縛了驅兵大出後道張輔亦來物丁美固住美左衝右突不得脫被北軍所
獲輔等并詣入安撫百姓物丁引丁美入帳下輔曰降者免斬丁美大罵曰我南
朝大將豈降汝鼠輩乎南只有斬寇將軍非有降寇將軍輔大怒命推出斬之
美至死罵不輟辰人有詩讚曰

丈夫英氣勵勤王

雖死心中誓不降

忠貫兩河懸日月

千秋青史永流芳

輔斬了丁美遣朱黃王怒哨探直抵富良江然奴殘兵自并站西北至新橋
縣復遣朱榮往約朱晟正是

塞旗斬將方完算

畧地攻城欲會兵

未知往約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回

沐晟敗賊華樞閣

張輔移營昌江市

却說沐晟軍自雲南進臨安府過蒙自縣經野滿州杉木通道攻奪猛烈至華樞閣長守惴飛熊大將軍武必克細作知多沐晟近至乃遣參將楊生伏于閣左林中監軍劉基伏于閣右嶺下自引軍退後埋伏令開門大開輔至隘而開門閉晟至華樞閣開前後以誘北兵入沐晟林見開門無鎖天下太平外戶不閉疑之使人哨探回報閣內只有

數簇民家語之彼謂官軍將士聞大兵來棄開去了此亦計也最曰盡人多詐不可居信

然軍已至此怎得于休即揮軍進入勿入勿入中計矣沐晟在先都督高士文陞叔透道

開來情將軍入井矣未及一里見一聲砲响左边楊生救來右边劉基救來陸由則張輔伏兵華棚則

必克伏兵一往一未礼無不答面前見大將武必克于拳方天戰坐下白驃驕上面寫金惟春声勇以面寫武必克声勇

遠遠令左右弓弩看弩辰沐晟因在該心高士文提刀拒戰被楊生一箭射中相對

窩心翻身落馬可謝陸由惟者多礼救步北兵七顆入倒死者遍野二人趨救接過北州

後道隔旭陳庸等引全軍救出李退楊生劉基破入重圍救解沐晟既敗而復勝逆

舍兵大戰繫刺如蓬草冠沙鏢弩如甘霖墮地必克獨力能支奪路便走

既克而復不
沐晟率軍大進克華楠關必克收擒賊率走回泥城渡江去了沐晟必
克何名必克

關由百姓家屋屋燒毀

成祖之書
虛多耳

驅兵進趨見大江阻隔無舟可渡

必克自
取渡矣

駐兵于泥城江北岸令造船渡白鶴與補未會長張輔自新縣縣謀多胡有

東西兩都是險固又有宣江泥池良江波濤洶湧于江南岸沿邊樹之案

柵延亘九百里及江南諸郡民皆號二百萬及於宣良江南岸置樁及

取園中船艦列於樁內諸江海俱下捍水長列象陣於柵內皆通江不可上

惟吳邦城沙咀可駐師又築土城高峻城下掘重壕壕內密置竹刺壕外坎

池甚於陰惡輔見此先是自後營至三帶州昌江市日廼造船謀圖進

忽有哨馬飛報加林江太守鄭賢起兵攻打甚急輔遂遣朱榮引兵拒敵

却說鄭賢見閹隘失守整頓兵馬謀圖恢復會有北虜軍校尉魏玄同

乘勝擄掠人民

成祖之誓
屢耳

至于加林地界鄭賢引兵出擊殺文同于江頭因

勞追擊張輔部行至江地遇朱榮兩邊更不打話麾軍交戰鼓噪震動

戰不多長鄭賢收軍紛紛散去賢回馬喝止不佳先是朱榮已差人抄出鄭

賢後道兩面夾攻鄭賢回馬展朱榮趨來刺賢于馬下諸軍大敗朱榮率軍

回昌江以辰沐晟已渡兵來會黃福亦到輔延入帳中商議曰今賊情懷不

肯與戰欲老我兵諸公以為何如尚書劉儒曰兵法云以一擊百莫善於擒

我欲速戰，勞亦既難。自用間計，使彼自相攻。我後乘之，方為勝算。補曰：安多用間？黃福曰：某出，伺辰夜觀乾象，有吉星聚于西北方，又有太白纏于牛女之分，以度之，南國必有英才起兵討叛。第未它為詐，宜使人陰求訪，為心腹，然後用間。方成言未已，門吏入報：有人自稱黎使，手攜書信，請來相投。此是。

方患賊徒難與戰

恰逢才將出扶征

未知使來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黎兄弟起兵討賊

明將佐遣使聘賢

却說黎利黎善自辭聘之後日誦詩書直攻韜畧西旁賢士聞者歸焉一日
有縣令咨報乘輿且至黎利曰彼國迫我乎善曰迫而不亡彼必不害
曷足哉黎家眷遁入林中後有司議利曰正合吾意遂挈家眷妻女
八林去了後有人請潰云

淵澤龍潛幾度秋

羞將清節屈強胡

三年一自經營後

不覺南邦有汶無

且說季犁回自東都問漢蒼主驛先飭郡縣咨報後駐蹕于山外遣使

宣召黎兄弟使至其家不見一人問諸土人謂曰蔡利書家去了多辰矣使復

命季犁曰朕素知打夫有名無實敢致朕屈駕親臨

誰使屈駕

罪亦滅族即詔下

郡縣提解自送駕回西都不題辰蔡利逃在林中房一二月善使人覘得此兵

消息遂令兄弟多謀善曰今明朝大率兵來問胡氏罪諸閣已極惟多邦城

胡將守險欲攻不得權且駐兵臨汎三帶問我今與兵協力殄滅胡仇三陳

氏後撫治一方以救斯民於荼毒不然則外則北兵據掠內則胡將貪殘則蔡

庶魚肉矣且季犁誅求太急我不先圖何異獨坐窮山咱虎自噬耳利曰

招兵易者要易通明將者難何以成事善曰兄請勿憂弟自有計矣

不知何計

利咱揭榜招兵時天下厭胡氏之虐不三日來投者八千人富者助其財勇者出其力
諸將乃推魯黎利為上將黎善為軍師其餘各定崗位畢自分兵為二道一道
隨黎善使令一道隨黎利調遣善遣一將以五百人保護一家老少往老楓寄
寓存謂黎利曰兄姊兵出美良橫林中此密險固可以屯兵致弟取道
出傘圓山駐紮倘有消息易於回報利曰善於是二道舉兵各程黎善
出至傘圓山相地屯兵自寫書一封密遣一人為使往三帶投與張輔其人
至三帶軍門候亦門吏入報張輔命喚入使者呈上書信張輔拆書看要
觀看疑訝不已黃福曰得某人美以天多助我也獨輔不信即召土官問曰

黎善居汝國其人如何此漢蒼有恩祿召上官曰此人文學深博才智兼優父
子者名聞於世胡氏居三徵聘尚不肯從况又蒙其榮祿乎原有愛室在奉
州故陳太監李自成女往來歷閱某素知之將軍若不信請召陳故官問之則
顛末便曉張輔聞言即備羊酒金帛遣使以駟馬往陞外聘陳故官李自成
隨召即至胡聘黎而黎不至張聘李而李自極一則輔事大小將佐出迎接回
鄙偽主之殘一則惑故君之方前後相對至帳中叙賓主礼畢命設宴相待輔曰仆承王命進討乱臣所被賊徒依江宇
險攻之不克猶且駐師間有大人請來承命大人不辭勞苦枉駕親臨仆必
慰望甚好甚好假慈悲太監曰老夫弱質才淺智粗冒瀆大臣屈兵招致

得來拜謁方慰平生幸甚幸甚

老實中鬼怪在

輔曰仆聞大人有快婿天才敏捷至

智聰明松柏其心金石其操正見東序之佳選也

善俊巧在說破

太監愕然曰何以

知之

知之早矣

輔曰蘭生幽谷無意於浮香而香隨馥郁月生滄海無心於露

色而色自微凝何必對鏡常觀鬢毛自生然後知耶

又不說破勢

太監見言遠逼

乃托曰詢壻徒負虛名耳平辰以才能自恃徑滑自期而不能屈身許國致

主澤民志夫只恐少辰則龍升于天失辰則魚沉于水夫如是厯涼冬殺金寒

冰離胡可恃也張輔見太監疑惑故托辭以對

輔疑善太監要之不疑輔

乃命取前書與

太監看補激曰陳家失馭胡虜專權虐地逆民人民塗炭雖隣國猶

且興兵討罷況首臣豈無奮志復讐乎今督師臨境收彼凶殘立陳
子孫戡安南國大人既蒙先朝厚澤豈安坐視神州之陸沉耶太監見
言語促動憤起耐不得乃言曰季犁父子老夫恨不多生噬其肉願舉其
婿以助將軍將軍信之則胡寇之類立致麾下惟將軍圖之云畢
謝別輔大小官僚送至軍門執太監手喟曰大人早告賢壻籌謀不可延
延歲月太監許諾相別正是

不勞使命臨軒聘

易子賢人助戰功

未知告別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二回

黎善使人行反間

太監遣仆投勸書

却說太監告歸張輔送公軍門揖手相別還帳中留書打發來使使返回傘
圓山入帳亦候善問曰此兵進止如何使者曰某方投書底張輔猶
豫不決先問土官後迎陳太監不知商議何事善驚曰我岳
翁亦來此乎使曰然我之共彼南北殊風言服有異安得不疑
然既有太監在此事是矣遂折書開看畢曰張將軍知我也
書不明言莫或求使
入內應而後省筆
遂喚軍中從軍范旦謂曰汝司千人錮悍隨芳

往多郭城詐投胡將探哨虛寔密報回音及期裏應外合范旦願命

將三十人八林採薪擔往多邦兌賣日日如常胡兵慣面或有願助火頭

或有請代汲水有曰宿于館外有日宿于軍中胡兵不疑會有高術尉

得令出營勞軍見范旦問曰汝等何處百姓

某乃黎善差為內應百姓

勇進君是不圖

奪志立功而有苦乃尔范旦曰某等西隴山圍人被北寇擄掠家產殺害生

人歎起義以報讐言恐無人喝率不得已渡江而南朝夕採薪以供殘命術尉

曰我復元帥先汝為兵討賊立功汝敢咱否

胡不報

旦曰某與賊不共戴天若

將軍見容猶死生而骨肉矣術尉入帳中以事明言民獻命召八旦等八

轅門拜謁獻見其人雄壯膂力意有所悅問曰汝知射乎旦對曰民等家

在山林以射獵為業豈有不知獻曰今吾射軍將弓弩誠我看三十人帶

弓拂前同至武場片降疾徐

下而

望候百發百中民獻喜曰我得此神射

則此兵休矣

胡兵休矣

即日給為神射軍日則使之相隨夜則使之巡檢

中計

范旦

得用密使隨人報信隨人回至傘園山范善問曰汝等到此成得甚事

其人將始終說了善喜曰

獻得旦喜善亦喜旦

汝往囑范旦細心謹密事機若泄吾

計破矣

且亦死矣

至十二月戊午我有指教隨人咱今退去已見李岳翁象童

被軍士縛回善出喝退軍士自解其縛問曰汝從何處得來又被吾軍

所獲衆童曰李大人往北軍還聞得起兵討賊喜慎交踵自會衆孩曰
我婿同謀李掣必敗只恐明將貪猾者多未必肯立陳氏倘自呂據則吾
婿匡扶之命功反爲一番益歸矣故寫書使某托于內內詐爲樵夫渡江
而南行至歸帝山忽迷失道落八林中被二三壯士捉往將欲斬了某不知
何處去不敢是言只苦苦請饒性命故軍士將謂解回哨軍師分處善
美曰書安在衆童取于內裡呈上善開看書曰

故陳太監李自成致書于黎賢婿足下蓋聞聲大義以中殘丈夫素
志以至仁而討賊君子夙心矧今上國興師明伐罪吊民之理想自中軍議

事誠與衰結絕之石雖云滅券與列只恐得墮望蜀事難逆定變不先
圖所幸後深說辰行止足微離腕英雄處世經營應卜屯雷惟協力以
殲仇是我願也君委身而事主惟君壽之於戲書不冬言善看畢言曰

我太翁正是老成人耳

徑云廷端爵為父父
為一泉先紙甚當

憂慮不失於遠近善告泉童曰

汝回覆大人不須掛念圖回席事某自當之象童喏命去訖

不知有計
多費否

見門外八報黎上將有公文來猶候在外未敢放人善曰許人我問正是

外戚雲傳鴻信去

內親風送鴈書來

未知公文如何且哨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黎將軍尋弟是計

范從事回師問謀

却說將軍黎利自引兵出美良之後分屯設寨招賢納士凡天下人才破
李翠之亂避去山林至是聞黎利起兵投者無數利見之喜曰日練武藝

夜講兵書辰使後簡是季擴亦來相會

揭此以為後日中興

黎利欣然已有尊立

陳氏之意遂會眾將議曰今胡逆猖狂北兵縱逞我駐師於此左右將校

公等以為誰便范柳曰以芳論之胡氏為北負險不共交攻俟若北師然

後卒擊明將必敗臣以為共胡攻明便

亦有一說不知所便者何事

潘僚曰以事觀之明朝

遣將伐罪吊民救溺扶義正為順道臣以為興明攻胡便

前言第此言
事亦為一計第

未明使者
為何事

利見諸人議論不一金將士把守屯壘負厚公文先咨報金圖

屯軍師知會然後自往是計黎善見必文金軍士排設筵宴奉諸
將出道直候忽見黎利引三小平乘單騎而來善揖拜迎回帳

中坐定命設酒利曰某自別四弟出美良郡縣土家來者甚眾或有

勸我共胡攻明或有勸為其明攻胡紛紛不定故特來須叔決之善

曰兄意如何利曰我想先滅胡寇次討北師後提得勝之兵長驅

大進電掃中原執明君臣父子大言尊立陳皇一統天下傳檄諸

侯爵任建邦列田分爵均田制祿顯忠遂良使之吏其官民安其業誠為懷舉

有志於上計存乎中以此……一場雖是太亦不失帝主氣象

善操首曰兄志則大矣未免有差夫改人者教人而不教
以而不教於人且我兵微恃寡國小民貧欲提數千烏合之師而抗百萬熊桓
之族正猶以鳥卵而向毒山耳古人有言曰南國山河南帝居截然不立在天
書不虛謬也無如與明協力艾利社臣使南國山河歸于故主然後我兄弟
退于田里樂業安居倘明有覬覦之心亦畏其名義矣

明明欲立陳氏而回
田野恐未必然至於

多事

耳利沉吟半晌言曰叔言是然已此地將通陽吾善曰不須深慮兄且回整

頓人馬僕何日小侄將胡符印來即就東都賺城裏了利曰怎知印符善

附耳言以此以此

不知何得印符
令人猜之不出

利會意辭去。善喚何雷謂曰：汝密往明寨，

探咱如何。若回報信，何雷咱令出去，却說張輔多愁善感，書內附自喜多矣。

之助，傳令三軍曰：將軍師書我

校書在第十
回至此方露

遣將士縫席為囊，內儲乾草，

以備坍塌。登城則造雲梯，渡江則結浮筏。見升大砲過江而來，聞銅角聲，

附城而上，你見何人衣縫美富，頸束蕉扇，正是我兵，慎勿妄殺。三軍依計而

行，軍中得令者去修造，輔令約沐晟令陳陳旭等屯兵上，自臨洮下至白鶴，

自遣李彬等駐軍下，自嘉林上至三帶寨，檣連綿，陳法整者，器械精嚴，

攻具完備，何雷謀此事，寔潛回至林中，望見花旦馳驅射獵于山間，雷聞

四星危，從事糜且，猛咱回敵，遂懸弓奔來，問曰：公將何之？雷曰：某奉軍師令，往覘北兵消息。今日這回，請公安子出此。且曰：彼使我索饋，幸勿好也。不知何物，為好。你和我同回敵軍師。雷曰：正是。二人還至大屯，入營拜謁。雷對北兵事苦說了。危旦曰：臣敵使某入林射，餉偏移山，傍有双黑狐相抱鳴耳，某一發串双，請將敵細。美笑曰：狐者明也，黑者蒼也。漢蒼其休乎？汝入後槽，活捉麋鹿數頭，并兩狐，將出納與臣敵。彼喜，遂嘉饋。汝請設大酒筵，使軍中饒醉三更。辰分，各以美字紮于衣襟，削蕉皮包于頸上，出升天砲。危城內候見北兵近岸，吹銅笛一聲，引北兵入城。此照前書。初八于帳中奪取兵符，將印趨出。

豐州此等兒已有調遣慎勿有誤范旦領令回夏邦去訖正是

外彈小計教明將

內運奇謀破漢兵

未知回夏邦以何且咱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排陣法善設五屯

論兵書且賺二將

却說范旦付范旦去了并帳卜太乙是三門具五物符乃宣諸將五更者就轉

門咱令五期諸將畢集范旦命入帳中取出一匣詞看純畫獅虎

不知先生製自何辰

先喚其

子蔡欽告曰我多此汝內則是父子外則為將為兵慎勿狎慢

先教其子以微羣公先令其子老謀

切我許汝五百精兵兩員戰將前出遠山屯伏望多邦火号即恠馬蒙以獅虎

進往豐州衝賊象陣

如兵畏雷陣
先生用計破之

奮力進攻務以全勝接見范旦挈取印符

南出丹鳳縣協其伯父賺袁東都迎令者新此復喚各軍崇光喏曰汝以精

兵五百過不板出松山山下有小林外兵半屯山上半伏林中保守加嚴以禦賊之後

路、嚴賊將至季之勿使脫過迎者自甘軍令此後軍趙彪將三百步兵出

涸海邊埋伏未日申辰賊將必至士卒困倦起兵出來活捉誠不費力此又

以三百騎命中軍阮涌引出錦帶山此處有三條路恠木石塞絕兩大路惟

置小路引兵伏于兩旁見賊至以鼓為号出兵季之雖不於多然亦獲師太

半^{此四}監軍節義引四百弩射取這出王處山屯駐^之分兩路抄小路塞斷

上寨西大寨一小寨寨小寨
大先生用兵愈出愈奇
里大路客賊進抄抄兵躡後拿之收括器械還錦

帶兵接阮清然後同回洞海聚會諸少哨命去訖復入帳後喚三四衛率附

耳低言以此以此^{不知何言}其人出去自升帳以俟捷音却說范且將麋鹿回多邦

民獻喚將這前以手摸摸嘆嘆不已伯某曰狐有失跡麋鹿安得獨去且封曰幸

甚某入林見群聚吃水于溪邊卒來暴捉縛了某富想非馬天將之威靈

安以此等物^巧倭獻之意言曰雖然如此亦汝之神力也樂曰臘月狐心最毒

佳味^{欲壯}其陽令出竹酒且曰臣亦元帥以來軍士未能遍伐臣欲大令軍士後酒

賜嘉餽俾得資見三軍之孔不知之意若何曰正今吾意乃傳令大賜

軍飲酒死已諸將士之令東校而抵沽酒市脯喧鬧之聲徹于内外忽然參

州段終勢多惶多亦多自外而入揚言曰當今兩國相持不知虛死詐手死在危

而元戎不圖遠慮只好逸遊地寇誘殺逃船其勢必來交戰危在旦夕危在旦夕

且危且不知何許人物將軍一見信而用之安必南國無人借机胡漢蒼共匪

通謀正是正是善入為內多傳說破倘彼從中密發自外來攻將軍何以禦以長將

今之計先斬且苛後率將士登城守禦庶幾保無虞不然則禍將至矣且見段

勢說破自作色曰參州何不容物也且為物而不知天長不試人和不曉地利

是庸才也。明將用兵，必有二敗。君胡不知而反好？忘人耶？巧偽之甚，不言自己，只說他人，後乃多入。

曰：何有？三敗。且曰：隆冬肅殺，遠涉山河，冒雪衝霜，臥金鼓，鉄屯兵，久駐寒

冽，侵人，繼欲移兵，折膠，隨指，是一敗。此說天長兵法云：引兵圍國，先用其民，先和

而後進。大子况後自橫，兵以來，賊虐生靈，殺傷無算，何地之眾？扶老攜幼，渡江

而南，号泣之声，震動天地。將軍已親見之矣。且人極則反，民苦則離，不起于中，

欲制不多。故曰：不和，難攻，不可以進戰，二敗也。此言人和有曰：以一守百，莫善於險，平

者，高莫善於垣。此亦列備又曰：善戰者，無攻而迎客。先生甚難將軍之

禦此城，前有江河襟帶，後有山林障蔽，雖秦之濟、閬，蜀之劍閣，亦不過此。

縱形乘其接西翼不能飛過彼不自知利害務自渡兵此時只遣敢騎登城不
已自登城而言

遣騎登城城一箭射下則此兵自化若三江為笑此三敗也此說地利然勿謂明無

人莫或中軍必有能兵之將見我以逸待勞而後之糧食不繼三軍久駐疾病

易生欲自退兵故得祥為信筏渡江後自退去故武備日進而人莫能禦不

退而人莫能追此三備也前既將了三敗後又開說一段兵書以明胡將巧絕某多孤劣故托幸苟全生每欲

殺賊復讐以報元戎之德竭誠以至反為猜疑願死於大將之前以絕奸言

了却子劍欲自刎民敵即托住奪劍擲于帳外就使敵不奪劍則危旦如何區區叱曰參軍出

我多危旦以看極多事矣幸不中肩耳汝何不有客人之量乎發見陳不咽長

漢書三傳必能通接人三傳有出南門取三傳者皆指為賴事一語數易其說

一辰侯口欺人易

千古忠臣怪客難

不知出云如何且咱下文多解

第十四回

危旦竊印走豐州

張韶奪壺擊王友

却說段發引兵出去危旦得為喘息不已民獻以好言極誘旦曰臣欲吞參軍

多肉可消其恨伯柔曰彼係是朝廷爵命勿可輕辱俟清平之後我片一奉割

其兵機態後迷汝所為且乃止即令軍中舉酒三通擂鼓上下相歡
勝漢王會于
鼓城十堵芳

得不傾地_每橫外臺南薰之樂淹淹在飲盎盎情遊碧月高懸影微个

山多樹珠星遠照先穿四水之汲此是敘景先寫星月交輝以照下文不覺以辰銅

毫三指笑融來大醉嘆花旦後曰今夕之宴勿視尋常將印兵符國器所

係汝宜謹守慎勿疎虞奉守奉守寄郭且唯唯融等遂就寢且出外見各寒

將士蓬頭伸足醉臥即喚眾人整衣束甲腰懸弓矢手執利刀放升天砲各

城廐候在城兵房左河見火号入報張輔補急傳軍中日賊所恃何城我已

神人之助大夫大報國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躍舉梓如氣

至四更泊南岸尽物囊草填壕一剎即成大路且望見城兵近城舉吹銅角

一通補平都督黃中以雲梯附城指揮蔡福等先登諸軍繼之將南寨放火
城上火炬着明鼓聲競响胡兵倉卒失措又因帶醉失石不中發旦等走入帳
中摘取印符開東門望豐州去了以辰敵等猶在醉鄉猛醒聞軍中喧鬧忙
起出門見火光衝天急喚范且不見已取印符
去遠矣望帳中已失符印所在驚慌走
出東門見火起走回南門間絕是地兵聲開移至西門見無人自開門出外收
一千餘人順路退地兵圍合各將四面放火房屋延燒城中存三萬人焦頭爛額
哭聲喧天死者無數忽聽一聲响曉雲陰密布大雨如注火光盡滅餘者全
活後人有詩云

逆賊猖狂起戰鋒

自將赤鬼鎖機中

若非神女巫山降

三萬雄兵作火龍

黃福傳令南國兵，皆欲出一不妄殺，惟活捉渠魁而已。辰明將王友驅兵入城，搜取財物，撞遇胡書記張韶。友令軍圍住，韶奪劍衝突，刺死三四人。不幸梨杌被友兵所獲，調回寨中。這寨前日之宴酒肉猶存，王友命取酒吃。呆須臾，軍士引張韶至，友呵呵而笑，好好復吃一杯。言曰：張書記，胡晚至能我待，享富貴，又舉一杯吃了，笑曰：好好，韶大罵曰：鼠輩，怎敢欺我城，存則守，城溢則亡，豈求汝富貴乎？友持壺近前，便酌，韶奪壺望王友一拳，壺破刺中友面，血出滿襟。王友怒，命推出寨前，要斬至死。韶罵不絕，有人有詩吊云：

槃根錯節鎮邊城

慷慨軍中一樂橫

富貴骨頭休足問

丹心誓死不臣明

且說張輔入城遣兵四索已不見胡將所在驚訝莫福曰胡將失守城池若必
逃走不足驚疑第我必以此城害賴恐善力令活見一人不知何幹即喚百
姓問訊百姓曰五更辰見一枝兵馬衣間有義字手內持兵符執開出東門去
了不知何處兵士福知言曰黎善用兵以此勿謂淵淺也劉橋曰雖然
賊城既破賊將尚存去草而不除根則枝葉復生難於根治況聖州象陳陣
兵將尚多援兵復來以在又費了一場戰陣未可必也黃福曰公言亦是

張將軍引兵追賊沐將軍往破豐州探悉兵消息後共來會諸將依復沐威
起兵望豐州直往是

不憂賊將跳城去

只恐黎兵奪印回

未知以爲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五回

黎欽飛馬刺文立

段終仗兵李沐威

却說豐州守將乃都督費文立其人勇健膂力長列象陣於樁四日日練
習甚是巧精欽令出屯遠山會眾議曰將父不遣他將而遣孩兒意力屬諸公

之力也。諸將曰：「軍師以命非是尋常，或者先試多輩，之能後念小將之累，有何計？」策少時賜教，某不辭，雖飲曰：「是則阮瑤也。」二百人出東園，以受有三山將馬，以爲獅，埋伏，聞號，率賊之左陣杜容，將二百人出，當走，以受，雖是，要山然有一，草木幽鬱，亦可伏兵。以虎皮蒙馬首，見號，抄出陣，右擊之。二人將兵去，訖飲令一百人，斬草灌油，每人一束，移營屯伏，以候攻擊。辰，豐州將士得大軍，見賜酒，諸士卒歡喜，費丘曰：「元帥賜令，不可不從。第行兵之道，不以法而忘亂，不以安而忘危。兵不可不持，城不可不備。尔等其慎之。」諸軍响令，不敢盛飲。日夜巡行，至五更，見多邦城火光衝天，砲声震地。軍士入報，費丘急出，望兵來救。

行未及半里欽覘得令南兵離草入城放火立軍伍隊望見叫曰首城火起立
回顧四方八面煙火亭著自引兵回救迨至城外見一聲炮响左边阮彥殺來右
边杜容殺來立促象拒戰彥容各以獅虎翼而前象皆跌栗多中砲箭縮
象便走立于提双劍力戰二將聞至百餘合精神加倍欽見二將力已漸衰即
飛馬直入陣中望費立一刺落于地下殺敗眾軍忽見一枝象兵趨來乃是
前屯胡玄圃費立被圍引兵救亦欽遣阮彥出戰至平明未分勝負自然胡
玄落于象下諸軍紛紛解散欽乘勞衝殺見范旦執符印匆匆而來欽問
曰公何事早來旦曰我奉軍師特令依夜印來至此見一人立于象頭督戰

督戰因去其不意望敵一射穿過喉前翻身落下歛曰既有命令同我連
行勿可刻後二人合兵望丹鳳進去石沐歲進兵來長則城池寨柵皆已殘破
復見二一小卒受傷臥于額壁間晟不認所以嘆小卒曰汝何處兵士皇告

我知糊塗者新

懼武揚威於無
人之處可笑

小卒驚懼及將頭末說了晟始知聚兵而

既出于此自引兵遍觀欽伏兵戰陣又驚曰以此將材我誠不及幸而天賜助
我成功若彼與賊協謀我必勝言了分兵為兩部遂回由永華而進

却說段玆先是引盡兵至細柳林取民兵得二百餘人入林住紮聞許多邦失守
遣人往取豐州兵馬引來收復遣人回報豐州失了諸將被戮玆大驚不

敢出令軍士人各暫放馬去鈴靜住又遣一人去探北兵虛實其人至途中聞沐晟
進兵勦捕即回申報發兵為三道埋伏囑曰鳴金起兵各率鳴鼓收軍三道伏
訖沐晟提兵前進來中軍建一天旗內書平南大將軍平西侯沐晟發候至也鳴
金一通伏兵看起咽喉之聲震動林各將沐晟圍住二番被圍沐晟不知有伏兵不有
防閑手無寸鐵敗發提刀起來喝曰敗將軍在此望晟一刺晟只以木盾遮蔽
幾不能脫幸吳旺挺刀兵起來手伏人跪矛坐下赤兕馬橫左刺右遮前擊
後殺回一條血路救出沐晟發不知勝退回林中鳴鼓收軍吳旺見鼓聲喧天
疑是伏兵不敢應戰望沐晟便走將軍回寨中問曰某欲追殺賊公何以

收軍終日某見南面塵土衝天賊之後軍必至知我孤弱必兵來奪我必
前後受敵必然大敗不若來彼未至舉兵退去然後徐圖士平咱令發散去
民盡兵惟取三百并兵望無虧去忙將李彬督後部凡所到之處脅淫婦
女掠取貨財故不能急行及見軍中播鼓自引兵來沒見一人問諸旁人
始知沐晟被圍悔恨不已乃自驅兵尋沐晟去了正是

兵微將寡知機早

智淺心迷悔恨遲

未知此去如何且咱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新出三軍士人新書

問村夫民獻中計

遇美兵敗解圍

却說李彬尋沐晟來會張輔張輔已追民獻去了先是民獻伯崇順道去

至途中遇大雨

此雨亦在城中
滅火救民辰

軍士冒雨而行歛便道取回西都轉至松中見一

声砲响上山各樹紅旗旗內大書奉勅命前軍崇先二人不知是何兵士蹣

跼未敢進存見連珠砲伏兵趨出民獻此辰心神不定望後便走崇先驅兵追

跟殺至胡軍棄甲曳戈降者無算崇先收掠器械回寨民獻伯崇走

至富有點軍失者大半命入民家掠取糧米掘坎送飯

敵軍軍食盡
已勝十倍

伯崇日昔我糧矣存一萬雄兵在豈州

已失

元師和來亦取復多邦城甚

屠金勝獻曰正是飯畢二人進餐至途中見一小卒狼狽而來獻問曰汝何

處軍士小卒曰臣望州成卒五更被禁兵燒城刺死首將象馬及散一隊兵

皆與臣等逃至此二人問之呆了半晌不知進退何路會見二三村夫蓬頭散

髮而走

前日黎善所耳
低言至此方見

獻遣人喝住問曰汝何處人奔走若是

臣本黎軍師
遣誘將軍耳

村夫曰臣王蓋人不知何道兵馬自稱大將軍起兵討賊抄入民居

擄掠鞭撻臣恐禍及遁走出此伯某曰此必愚民乘亂猖狂劫奪民財耳

劫財未明

掠米已現耳我近就誘彼協力討賊封賞不次彼若頻從整兵來戰以伏前

屯事若得成將彼斬之便了以此則功歸于我矣

伯某狗
心矣

彼若不頻亦不

殺之且暫回朝後有商議

恐不回朝矣

敵曰都督見我甚大

狗與狗同

再問村夫曰還東都

何路為便曰入玉蕊過錦帶經洞海渡傘圖出美良還東都甚便敵等喜

引兵入玉蕊

請先生入

及至見小路斷塞大路平坦伯來疑曰小路塞大路通何意

敵曰此必小寇用計塞塞諸小路置大路使商人通行以掠物耳自促軍前行

遙望山頭旗幟蔽天于戈蔽日敵立于馬上叫曰何處小將下山投降與我

休賊我奉朝廷加官賜爵言畢見一聲響响閃出一將上遮青蓋下

坐白驕揚言曰汝不識監軍大將卻甚麼我奉黎軍師命來取汝首級汝早

早下馬投降不然則粉尸碎骨敵大怒麾軍登山決戰山上砲罵者

營胡兵不出上忽有三四小民奔來叫曰後面地中兵追到請將軍急退

此亦黎善低言

二人失驚望大路快走皆後節裏驅兵拔寨下山追趕叫曰胡軍降者免斬軍士叩頭請降民獻回顧只存一百人而已走至錦帶山又見兩路絕是木石塞絕惟小路尚曠寨曰此處必有伏兵獻亦疑惑住脚自看見鼓聲大震伏兵齊起當路一員大將乃阮濟手執紅旗指揮諸軍將獻圍住獻見進退無路叫軍士曰途已窮不戰則死諸軍奮力殊死不能得解候然見黎兵紛紛散出一將飛馬橫刀殺入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救出獻果望後只見三四士卒相從問曰我兵何在小平曰祇賊兵圍住了復見一人提

乃殺入重圍敵了一枝兵馬追殺阮濟清抵敵不住拍馬便走乃引兵逗回民敵望
之乃是參軍臨後問曰將軍何故救我答曰某位物賴殺走沐晟後引兵入東
林差人細作不早晚比兵必至故不敢久留穿山攀木至此見元帥被圍不巳
冒死救出敵曰若非將軍必遭毒手矣答曰夷吾安在敵羞慙言曰懷不甬
參軍計以賊失守城池奔走終是三四次遇賊只見稱奉參軍師命特
來討汝不知此賊爲誰答曰此在某時目而戰不知是誰今元帥言之此必是蔡
利兄弟也前日某薦于朝廷徵之不出若今此地通謀則國家危矣敵
曰量彼一窮民怎敢如此答曰元帥勿低視一世人也蔡利有帝王之量蔡

美有相好之才漢武候亦不過此敵曰以此奈何登長嘆曰天命有廢興

國祚有長短不可逆定今已至此暫且回朝以辰使誤三人開路而行軍

士手無寸鉄行至涸海見山高水秀草木青幽鳥叫猿啼風雲披拂乃

下馬歇息軍士勞渴走至海邊吃水飲樂困倦解甲臥于草上

何苦之甚詩云仆夫况瘁

其謂匆匆欲睡既醒獨坐按劍沉吟忽見砲响一聲伏兵殺出慘敵樂結了

手

可改終奪劍奮力獨戰且攻且走迤至山旁不幸跌足墜于石坎舉之不

上眾兵起來勝知不脫望車叫曰我非不能尽心報國今力竭矣形以劍自

刎見一人突如其來呼曰汝不知後軍趙危乎我奉命來活汝汝安乎

擗生躍來奪劍死不得被於諸軍盡降虜鳴金收軍宗光阮濟
御裏引軍陸續進至今兵一不先寫公文申報然後獻俘正是

風送群雄歸棹裡

星馳寸楮向轅門

第十七回

胡參軍降參軍師

明督戰教胡元帥

却說趙彪等生獲胡將奏捷還大屯黎善不看捷書問曰今日我得一將
胡不釋回小校曰得三員大將善曰一鵠二雞汝急寄電報趙彪誠觀會
何人與之力戰奮不顧身調回我問存二將權檻在此供站酒食降卒各給糧

食勿缺小校領命飛報諸將以為敗勢必死遂回轅門而候善望見軍士傳
敗聲趨入門前趨出喝退眾軍自解其縛推之上坐命烹茶相款飲以手推倒
于地叱黎善曰汝甚無良生同南交得與此通居其國而棄其民在其邦而
皆其主托為辭聘自萌畧地之姦假作耕夫往逞滔天之逆有何面目與
汝相對飲乎速速斬之庶不為慚負之人矣善笑曰公既叱我我豈不懼
乎夫良禽擇木而栖賢士擇君而歸公既抱經濟之才何必貴慕逆之
黨以公之志推公之為何異乎驅虎吞人教孫升木未免後世之解頤笑
將曰女為悅已者容人逢知己者用君之妾身從之者正以酬知遇之恩苦

人之乘人車則載人危衣人衣則色人難吾豈以利而妄美耶善曰胡氏害

物殘民惡同桀紂殺君壽國罪過王曹況民者陳氏之民主者陳氏之主善之

此舉非為身謀

迹李紱之
難而為耳

正以為上為名為下為民豈有萌僭叛之心逞包藏

之志乎公若去時指明桀邪歸正不徒漢蒼得去而陳氏亦興則桀庶幾

其禍願公思之慎勿見誚發見黎善辭直理壯推心見誠遂下階拜伏請

降善扶起攜入帳中謀兵士諸將問曰渠寇三人軍師去其二何也善曰

以固諸公不察耳猷助桀為虐罪惡貫盈昔在并祐之辰彼殺太平

此則物今此朝問罪薛岩耳聃聰子弟豈不願來報讐乎我若容之彼必

謂我弄冠莫以權留在此使彼殺之則我不受殺人之名而彼亦遂復無名之
志諸將信服善喚趙彪謂曰汝引兵先去巡撫地將延入前屯安歇諸將
曰不知今日至否善曰今夕即至趙咱令出去了却說張輔引兵追民敵
善溫見信息喚土人盤詰土人曰早晨已見松王蕊去了補形將兵赶上已
見沐晟李彬狼狽而來妙蕊兵勢敗陣其後賊等敗退了補問曰今賊
何走晟曰不知下落輔曰追賊渠為首乃令兵開山破石斬木平林取道直
進至玉蕊見首柵補兵觀看多辰適遇一人問曰何人駐兵在此其人曰
為曰一枝兵自稱松王兵誘胡將軍之追入林中去了補即率軍趕入

聖錦帶見四方八面草木委靡依是一箇戰場黃福疑之問敵在何處官軍

戰爭在以西至對曰黎將軍遣人誘胡元帥入此伏兵大戰殺之胡兵盡中校戈

只得單身奪走福言曰黎善用兵真神人也劉備曰某聽自投書撥計失策

攻城象陣燒屯玉虛誘敵以至於斯雖何呂亦不外是張輔見二人讚揚黎

美怒曰彼為一輩群小

憂心悄悄
慍于群小

不過倚我勢而為多姑為虛勞諸公何称

美之過福曰將軍勿尋常視人南国有時等人我失於區吏為患不減輔

含怒不答

有此日含怒及後
日生無改戰聞來

督兵前進曾半响間見一簇人馬旌旗燦爛

弓劍精嚴中建一旗肉書美字當頭一將手執神弓坐下駿馬遙聲言

曰前軍趙彪奉軍師將令速來迎接諸大將且行輔見番兵問曰賊將
安在彪曰某已拚了明將士聞兇信已報皆欣悅稱嘆不已遂令兵同行
至于涸海延入前屯暫歇 却說地兵督戰薛石耳嗣行乃薛崇真子聰
也昔長其父送天平回南越胡將民猷伯樂殺死及明幸兵討寇二子奮
然有復讐之志情願從征成祖許充為督戰軍校多邦城二子恨不能殺猷
等哀号不止會諸將進至涸海二子帶劍相隨謀得猷樂檻在前屯自
縊劍走至檻所望見猷樂各一劍斬讖奔來帳前拜曰小校馮大將
之威已殺讐人請來伏罪張輔曰汝殺父讐誠為好看第可惜者汝而

殺之殺得不快二子拜謝出門見一人布衣布服坐下白馬形容清秀面貌
端莊將士環列左右遣人入軍門先報蔡軍師來接長史將士聞之蔡善而
未知其面皆走出觀看軍遮滿路馬不行卻裏叱曰三軍起聲如巨雷
北兵驚起張輔雖心中藏怒然猶買人情自車沐晟劉儁黃福等出門
迎接兩邊各下馬揖拜延入寨中叙礼畢善曰遠勞天師辱臨弊邑邑
邑小邑自世甘重罪劉儁曰幸有先生神謀助戰不然安有至此兩話說
良久善曰日已及矣今且先歇明早煩諸將惠來小宅議事諸將曰諾善令
軍士牽牛羊來獻又回正堂

胡寇聞風驚破胆

明兵望影動歡心

未知這回如何且咱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沐右將起尋段發

黎上將賺裏東都

却說黎善出接明將面白前屯入內房與段發談論兵機推演適得段發想起前日黎善伯安在善曰在此不遠公問何幹發曰今天下大亂能以順天乘辰清羣生於艱難者非至upper英雄不能為也曷若推尊伯為盟主掃除亂界賴撫此民則天下可定矣

黎明明已
主黎之意

善聞言笑驚曰先生差

笑且天下大物非薄力細故所能維持我嘉方遠安敢望以此况陳商尙存復
位承乾正當今日宜竭力輔之以免後人之饒舌幸矣答曰陳祚新矣公雖
撐力扶大窮謀偏地事亦不待清有云天不昌劉維百孔明扶之不足且明臣
貪猾窺我山河原紀一日今因其勢占奪其地割治其民以長我邦爭
之則費了一旬願明公思之善曰權可不預設變不可先圖興廢之機付
于大造若我藉以復陳爲名而又奪陳之祚豈有立身于天地乎二人
支吾竟夕不覺東方已白善令人就前屯請明將張輔等主至傘園
中屯分賓主坐定善命酒再令酒吏就兩班獻酬酒吏唱令引滿就

西階獻曰張將軍飲諸沐將軍飲諸黃省書飲諸勸將飲畢趨東階獻
曰東前軍飲諸趙後軍飲諸段參軍飲諸以長沐晟猛者知是胡將段
發前日伏兵掩殺今復在坐對飲忽然奮怒移睛視發幾乎裂目發亦條
然激憤側目顧晟卒至填胸二人各相顧眄晟拔腰間劍發折背後弓
起來兩相撕打晟以劍刺段發之腹發閃過以弓拿沐晟之頸晟格去張輔
喝曰沐將軍安得魯孔秀善也曰且住二人言了各起抱住善推發就東階
輔推晟回西席

此會魯漢王項羽有項莊項伯一笑

善曰軍中行寨又至仇雙輔以公責

晟晟曰彼是賊臣多生詭計途中設伏抗拒天兵使將士奔走顛連幾乎喪

命胡不言我奔走顛連

今過以教之便了善曰琴已降矣歲曰降公不降我輔曰降琴將

軍即是降我將軍不犯皇上誓師于龍江乎

萬記不得

猶曰矢在弦不立不

降昔日未服便是我雙今既降乃為我將使將軍當敗終之長將起

耶抑止之耶是自知失律起謝猶指善曰今賊之門戶雖失而巢穴

猶堅先生有何計策善曰請諸公勿憂東都已在善掌中矣張輔愕

然曰軍師有何神出鬼沒下得東都善曰某有二兄一子意已來取了今

日早晚必有捷報胡將峯皆冷笑以為不信安然飲酒不題却說蔡利

得蔡善授計及面美良招軍買馬撫養士卒以潘僚為左軍事二為右

軍范柳為前軍范宣為後軍曲良文歷為中軍丁礼黎為左右參贊
黎石為總統兵馬十二日己未宰殺牛羊犒勞將士會見阪菴引三千輕騎
來投以為前部先鋒傳令四更造飲五起^大兵徑往柴山至丹鳳屯駐丁礼遣丁狗
引兵自丹鳳至喝江將大小各路截住見胡軍逃回盡捉丁狗去不多辰生
獲解回百餘人丁礼令去下軍色器械檻于別所不使脫去軍士將檻說見
哨馬回報不知何處兵馬如追尾而來請上將遣兵拒戰利士馬出門觀望
當頭一員小將乃黎欽隨後范旦率五百精兵欽望見黎利下馬揖拜
曰小侄晚來伯父恕罪乃同回軍中欽收符印奉上利命黎為驛疏團胡

元帥朱印押下昔日善附耳低丁礼以胡軍服色許先鋒軍穿了命改莽打着胡

言至此方露

將旗号手抗兵符望東都前進諸軍接寨後行長方戌末至東都黎利分
諸將三面埋伏令改莽叫門告急長東都城中純是文臣武相惟有總統軍
國事務呂智督率兵士保守城廓夜間城外叫門報曰多邦城危急元
帥疏回奏諸守門將吏曰城中無禁夜間不必開門改莽曰若不急奏
則多邦城陷矣門吏打燭照看見元帥旗号率軍服色言曰有疏投上城
來莽揮箭射入城上吏奔入上殿啟奏漢蒼檢視的是元帥印跡詔出開
城莽擁兵直入將門吏斬了後軍進至叫殺喧天呂智聞變引兵來迎

遇敗奔于街巷兩馬交鋒戰歟百舍未分勝負侍衛入奏城中逆賊徒竄

斃打甚急情陛下幸漢蒼間奏出門望見三面火炬映天砲聲震

地大驚走入後宮幸皇親公子一家老少并逃臣文武聞東門走出

不知三
千美女

亦有在
此行者呂智不知其敗奔酣戰殺至天明范宴衝殺過來張弓揮箭望呂智

一射適中窩心翻身落馬胡兵盡散辛酉克東都黎利入城安撫百姓城

中黎庶焚香伏道拜謁利以好言慰誘曰我所以來降暑救民者有汝等

令軍中秋毫無犯逆者立斬百姓歡喜不勝黎利命取追風馬飛報軍

師及根王傘圓屯明將酒筵方滿聞之東都已克皆驚愕歎服沐

晟軍師神謀聖果令人猜之不出善曰此少可也不足深美雖然東都既
破強薛子未降恠士宜一番加力掃清惡寇皆曰善補葺起行出善喚
敗修喙曰公居在此撫誘方民遣人往廣威歷觀地理有何要要險登
出一本地圖教某就東都觀之某以何後另商議厚喚趙彥珩耳說了
一遍遂起兵和此恠恠望東都進修正身

智取堅城能謹防

謀攻深慮善圖終

未知進發如何且咱下文如何

第十九回

向西都彬中賊計

漁碧湖利與神劍

却說黎善其明彬望東都進發九所過之處百姓聚食巡候行至東都
黎利率彬將佐出門延入城中叙北南會遇於是三江諸郡縣詣門投降
此兵志多者畏忌出外擄掠淫習婦女民苦奔黎利極告利遣人追
捉不多展獲回三四人利曰六兵到此本欲安民反至害民置汝何用立斬之
明將以明朝將佐望之失色然理屈不敢啟齒劉儒曰漢蒼道走必回
此篇例西都黎軍師以何計可破善曰西都間與東都已破季犁必棄城走
矣府軍一員大彬前來先占根本之地然後追討勿使彼聚兵合若

堅城固守以長攻之者詐僞依計命左參將李彬以一萬兵向西都善曰
某有呆子欽亦使相隨凡有計畫而行輔曰善使李彬和與蔡欽進兵
善打扣銳卒一千與欽同往彬輕欽小兒埋怨張輔失於調度不與
欽參誘引兵先行至同梅江見江濶水涉無舟可渡命駐軍代木造橋
諸師欽自思曰李彬欺我軍火不足其謀不若我自別良圖乃喚阮
產杜容曰二公以六百精兵往同梅上流扣取僮人船隻渡至石城縣後埋
伏見南北交兵分為二道一出李賊衣陣一向西都禦衣兵二人去說却說
西都聞東都諸郡縣悉失地兵又進至城中百姓一日夜四五番驚動

季犁恐漢欲南幸群臣諫止尚書在見覽曰此城是根本之地兵精糧足
若去不守則無栖身之所莫若遣人截各山河要害然後遂從進出收取
城池以復社稷陛下若南幸則百姓誰以爲主其力之乎季犁依允詔大將軍
韓雄引兵拒敵領命進至石城則李彬兵已渡河梅視地而步雄住軍
命兩邊沿途百姓放火惟置空家以魚油硫磺灌注以兵埋伏自引兵向前
布列陣勢立馬橫刀候敵李彬衝騎到來雄不打話麾兵交戰兩邊
鼓角齊鳴聞至四五合雄拍馬便是彬驅兵趨來雄叫曰汝不怕死乎復
輻刃回戰兩六七合復走李彬急追至武舍見連聲砲响火光大起風盛

火急使兵青起韓回兵恠李彬困在該心彬冒烟衝火東投西突不脫
背後韓雄救來忽然羽軍叫曰陳後有兵救來雄亭刀回顧彬恠奪路
逃走已見一小恠騎馬橫鎗從左邊飛來望韓雄一刺落于馬下救散
眾軍救出李右恠乃是蔡欽李彬曰小恠何求救我錫曰某度將軍
必中賊計故分兵埋伏擊手賊後陣使彼回救因出其不意救之以救將軍書
彬謝服勿謝恠軍主
有謝小兒乎二人乘勇驅兵趁殺追至西都不見動靜李彬疑
訝傳令駐兵見鼓鳴三聲城上樹起一紅旗回書美字後見一大恠軍叫
曰吾軍趙彪奉軍師將令取城已多辰矣命開出四門李彬見了

大驚入城問趙彪曰將軍何由至此彪曰軍師來東都長安遣某州千

兵直行盡止信道向西都伏于錦水北林俟胡將出外將城裏了

上四回與
彪附耳

低言至某至此使人探哨見韓雄引兵出去乘虛裏去李犁焚宮室

倉庫而去某率軍救得火滅然後追趕李犁走至半途却被蔡小

將差林容救至彼進退無路遁出海外去了追之不上李彬曰軍師以此神

算真今古之奇才也今留書奏捷欽彪亦率兵回至東都張輔喜

兩都又見交趾山河城廓朝市人民國家稠男清女秀已有占據之意

自引將佐作為巡撫郡縣以觀形勢只疑蔡某或有異謀遣人邀其回

行利曰去便去何必邀人善曰彼多我矣故使同行行便行有何畏彼欣然應諾善行至碧湖見一片白氣自湖中直上衝天心知有寶劍欲回使人摸索然業已應行豈有復返點然而往尋利居城中恰逢皇考諱日動思平生酷好鱖魚令軍士四索不出兄弟憂悶不已石曰碧湖久畜必是多魚伯兄使漁人求之莫或有出利曰正合吾意命喚漁舟張網放下不一辰鰾鯉擲上盈舟鱖魚不出利曰魚蝦以此歸何獨無喚磬石曰叔叔一舟我一舟我和你共打豈不出乎兄弟共登舟取網撐出湖中羅網放去往來數十次網不見動利曰怪怪不睹一物何也言了又欲見網搖

曳批紐牽去網加沉重言曰這捕不久加力岸上過來了不見一物惟一
段古木而已利曰魚脫矣可惜可惜檢而擲之浮物放下琴石曰吾個魚
已羅矣必是巨大自岸上舟中別無他物只是首鉄一片耳亦將擲去
兄弟三四五次只釣古木皆鉄各一段而已利曰雪盛隆冬寒風砭舟魚既
不多不如且回別尋他物以供祭事乃檢舟舷岸持回細証利是一劍柄
首孔猶存石是一劍舌尾末不朽兩相插入全然不動退之不出遂留于
帳中後人有詩曰

古今靈異自天留

一氣縈蟠射斗牛

三尺龍泉歸有德

帝王還是帝王州

進士平宰殺牛猪致祭及暮琴善外歸遙望湖中已失白氣所在心中疑訝回至城中升堂拜畢趨出帳外款接將佐就後房宴息見火光滿室至近視之乃是一劍驚回小平此物從何得來小平曰二大將前日出湖求魚偶以此物善暗毒神劍而歸善兄

默然就寢明日見門吏入報黃尚

書諸先生起復善營衣往地營已見文武諸將列坐善就席張補曰先生使趙奄襄城何不捉李犁善曰某昔觀星象彼未可於南國主星猶亮

送未暗何多而於琴公共我所見異同

既云所見異同何為占候

耳劉儒曰兩都既得

省道未除諸將爲力一番掃清惡黨善曰胡氏父子跳身遠道不足爲憂
今等江盤灘木凡等交賊恠梟雄擁兵效勞我若整兵遠出彼即奮
未攻莫若先去羽翼然後遠征一舉兩定張輔依計遂日起兵正是

不憂首逆跳身去

只恐渠魁反面來

未知出征如何且看下文便見

第二十回

木凡江湖折二將

詞海口明覆三軍

却說張輔沐晟咱計由黃福陳洽等與蔡兄弟守城丙戌初六元年

明永樂五年

年春正月起兵望箐江進營以辰箐江守將乃平寇將軍陸承因者旦佳辰
賞筵盛舉城廓不防軍士懈怠不意張輔卒至承引兵來迎輔令呂
毅出戰武將聞至三百合不分勝負輔密遣沐晟抄出陣後夾擊手軍士
大敗承扒馬走輔晟揮軍趨殺克箐江柵承至萬劫江輔驅驢大進至
善賴山新首三萬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承單騎遁至盤離江守將乃謀畧所
軍胡杜見承敗回即將兵馬布成陣法二人立馬陣前以候迎敵候熟呂毅
引兵追至見陳承已立于馬上呂毅叫曰大賊敗走猶敢抗拒天兵承罵曰大賊
失脚尚敢大言自揮軍大戰二人將呂毅圍住毅左衝右突力戰二將後道

輔最進來見呂毅被困分兵襲擊陳承明杜大敗遁走又克盤灘江補等入城
安撫百姓畢進次魯江湖杜承州敗走至木凡江中即將阮子仁參將
黃世周謂曰二公留于帳中宴息二將曰某等被此寇同計奪了二屯甚恐
痛恨敵諸將軍三千前來恢復救此逆賊阮子仁曰二公新敗不可出師必杜
固清黃世周曰既然如此某已整頓船隻得五百艘二將督水道軍拒敵
步道某等自當承杜咱令出去已替仁周得以不死是亦天幸特張補乘舟追至木凡
江見水陸兩屯甚喜看整傳令分兵當四道沐晟拒水軍勿使登岸王
通在左黃中在右自屋中發弩交戰阮子仁提刀出來補令未及出戰

兩邊戰至五十合皆後黃世^國閃出。薛戰神遂發。祐亦出助戰。四馬交鋒。
戰無數。令輔觀。仁國精神加倍。密使王通黃中投出左右二箭。令馳兵趨。
入王通卒。王望子仁一刺落于馬下。右邊兵中張弓望世國一射穿中眼。
孔翻身落馬。被軍中所殺。斬首百餘人。胡兵潰亂。遁走。陳師胡杜欲舉兵。
上救及被沐晟殺。退二人便好。一爲人下舟。斷絕上流。膠水去了。輔克本凡江駐兵。
遣探哨數目哨馬回報。賊兵屯聚河口。李犁漢蒼亦居在此。其勢甚重。張。
輔恃其累勝。曰。我到矣。則無敵。何怕其重。即驅兵窮追至膠水。先使人飛。
報至海口。今水師都督柳昇來會。柳昇乃命督諸道水兵進上。與輔相。

愚過于興江遂令兵進往辰季犁葉西却去至海外過漢蒼於是父
子君臣聚兵于河海口石五六萬人謀之張補進至聚群臣議曰今賊乘
勝遠聞芳如破竹公卿以爲何策退敵柱國季臘對曰此間雖是海濱
而松楸苓藿可以伏兵候賊至殺之必然全勝季犁許允命陳承伏于南
詔塞胡杜伏于霞爛棚以拒賊之步兵又遣參州尹直阮和以小舟藏兵伏
于兩岸泥草中季臘自督大舟橫江拒敵諸州去訖張補分軍左右並進
柳昇乘舟而來季犁命范見覽收數十小舟前來誘敵張補望見
麾水軍促戰范覽戰且且走罵曰鼠輩亦來草死乎柳昇血性起大怒

驅軍急拿張輔觀步道邊有一人放心進忽忽然一聲砲响左邊胡杜殺來

輔不意眩目胡兵多不守是胡兵望輔便走并堅諸公之胡杜越來刺死

指揮姜炳右邊陳水殺起沐晟失驚詞海外波濤如千萬車馬之行聲奪路

便走亦如泰身聞風聲督戰薛石被陳水所殺可謝阮子仁柳昇在江中不幸

湖水尽落舟膠不得進左則尹直右則阮和皆推舟殺出砲聲如雨下刺刺

如蓬生柳昇棄舟跳入水中躍走士卒死者三萬餘人水為不流亦可謝善

季臘之勝送回漢蒼曰胡不追之對曰賊雖一敗兵將尚多尽力追之恐

中奸計乘敗而追莫若回兵修理戰具然後進征未返漢蒼曰戰具如

其有何計

何季獵封曰彼今戰船者多我不有計禦之非於取勝宜先取沿海漁船以千餘作割截木立柵弓弩伏于中鑊烈立于外以防迎敵以備漢蒼曰行兵之事隨便為之季獵欽旨出去正是

先施計得能成績

後逞奇謀以立功

未知此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二回

善用火胡氏鏖兵

利得兩季犁失御

却說張補敗走至昌江外兵屯駐遣使回東都請蔡兄弟赴營議

使至黎利密詞黎善曰張總兵果勝何必問我祖諺小勝不有防閑必
至大敗故來招我耳利曰行止如何善曰不行彼即謂我為怯不如移之今年
於季利半父子必為兄弟所承今振寨起兵進程不日甚至葛江地軍見
之喜曰黎軍師已至輔等出門迎接入帳中命酒相待傘圖屯善迎輔舊
江屯輔迎善遂進
相輔以前日敗軍叙之善曰不一敗不可以大勝俟某細作如何然叔商議
酒畢輔命取小舟裝作漁船致善出去利亦出外屯駐柳昇問曰何
等小人德兵為重如此輔曰黎利兄弟起兵協我破賊昇曰怎敵稱師
祇恃輔曰尔自尔我自我若不從自稱為安能服之安南思庶昇曰南

重草冠是，不過狐假虎威，某視之如腐鼠耳。

對傷以蔡善為伊呂柳昇以蔡善為孤兒山是黃續不知

輕老不足掛齒，言了拂衣而去。且說蔡善乘小舟放至胡寨前觀看，良虎

久早有胡軍知之，回報曰：「匪黨窺我，屈寔季獵大怒，命出追之。」善見

寨中旗動，令水手回棹，幸之。看風起急，帆竿以冠胡軍追之，不上善

回至帳中告張綽曰：「此賊以計破之。」輔曰：「計將安出？」善曰：「某若與言，柳將軍

必不信服。

柳昇多心善已破矣

則事不成。將軍自遣之，遂附耳密告，徹尾說盡。

輔大喜，會諸將傳令曰：「柳督都率水師每船往鹹子澗曲，以此是善若梅

枝，可以泊舟，便強息鼓，靜候俟賊放過，然後放舟截殺。」季王通引三

千兵至辰富柵後埋伏朱廣以三千兵伏于監錄寨後兩邊望見江中
火起出兵拿賊步道黃中呂毅扣取三百餘船內積柴草灌以油蠟黃
礮往興江口住劄賊至縱火焚舟放火後引兵順流下拿吳班卒五百人以
二十小舟往誘敵誘至上游令其黃呂二將接戰吳班以令引舟師放
下會有胡軍謀之走回南寨告急季獵入奏曰今戰具已完賊兵又
至請陛下早降明旨漢蒼曰卿整兵季之務獲全勝以副朕望便朕先走
季獵以命遣胡杜阮和州一萬兵由江道左邊敵地步軍陳承尹直
將一萬兵由右江陸路進迎自與尚書范見寬居水色龍星水陸並進

遇吳班于橫江中見覽曰大將出征汝不下來首級吳班橫刀立于船
頭言曰汝回告季犁父子來可堪討乎至如汝等鼠輩不足我當季
獵聞言大怒麾軍大戰旗劍連天掉楫震水吳班且戰且走至葛江
屯善告張禰拔寨奔走季獵望見揮軍左右追趕剋船連結百十
餘里陸兵遍地而來至富良江黃中縱火燒船放火起風生舟船被
順疾似流星燒遍剋樓船中人心與水面通江下道柳昇由鹹子澗
放舟截後來擊于左邊胡杜阮和引兵來救殺未廣後救出右邊陳
尹直營旌來救通遇王通避敵衝殺兩邊趕殺胡皆背水焦頭爛額

斬獲數萬人尸壅壙江血流赤水季臘花兒槍死取一十舟登岸迎
走輔回軍追至河海口以辰季犁父子覘得軍敗遁走美安尚書花
兒見兒輔撫安百姓畢四月辛卯佐其弟兄弟道追趙至義安
涇鵲口季犁收招殘卒其民卒得三四萬分屯各處張輔請蔡善
由陸道蔡利其沐晟由水道各進兵沐晟請蔡利曰公奉南人請曉地
若直督舟先行某陸徑進利欣然所諾率軍由涇鵲直入辰季犁
往屬章江命將士縫囊盛沙壅上流后遣何佐分兵由兩伴江道埋
伏後令季臘船隻頓船艦候江中拒戰却說蔡善先是遣人哨探知

胡兵分道由蒼龍江而下至善疑之喚崇光卿廓告曰以五千兵往涇
鵲東岸也捕看事虛實如何回報二人去了以辰發利引舟師至青
河分自然水涸舟膠不多前令軍士人江推促忽見一聲砲响左右喊聲
鼓噪衝殺起來利遣臨奔危柳分兵拒敵二人戰上良久鏢箭俱盡
不能脫上流胡兵放數十小舟下殺矢如冠蝗利回顧後道不多上
呼曰命必窮矣車三閃出言曰明公勿憂且請當之去了向前迎戰
胡兵水陸三面夾攻車三以劍揮拂箭紛紛落水以兩利矢驚仰天祝
曰利奉為民討賊祿固於此伏望皇天后土救此生靈祝畢大為泣水漲

致尺將士喜曰天贊助我也揮棹進行辰人有詩讚云

江上龍爭蛟鬪辰

紛紛戈甲滿天飛

雷非若匪神仙力

不特周辰靡子遺

胡兵悉戰不捨明兵後遂直上赤黃躍于岸上搜涇鵲兩邊遇胡兵
阮和沿江此車之交戰黃聖後殺至刺死阮和于山坎間驅車大戰
却說崇光節義王涇鵲東岸見尹直此危柳交戰江邊猛提刀殺入
物尹直斬為兩段殺散胡兵於是蔡利得解水陸並進五月甲申張輔
率軍夾江東西直至荇龍江柳昇舟師亦至殺散胡党獲船三百

艘季犁等豪城遁去。聚明協力進勦。至奇羅海口。胡屢困。以詣
軍大潰。乙卯。柳昇領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汙得季犁在山中。
驅兵格之。生擒。并其子季澄。送升連車。次日。土人武以鄉族。漢蒼
及太子芮將相王候。上柱國。聚季獵等。皆誘敵軍。門丁已胡。以悉平。
正旦。

七年王伯成何事

一帶山河總是空

未知胡平如何且咱下回分解



TÂN THỐ VIỆ
院書新

皇越春秋

Nº 178
分 口

皇越春秋卷之二

第二十二回

據安南張輔獻圖

年交趾成祖行賞

却說張輔與胡氏平定安南揚揚自得意次在併遣人函南國地圖凡山河城廓郡縣州府戶口畜產器械糧船寔得數千訂成一本批照後遣諸將分行各處撫誘與黎兄弟振旅還東都設宴賞功黎利曰南國偏方奸臣偕竊天朝不棄命將出征逆党成擒萬家相慶請立陳後以帖民心輔曰今日賞功姑且飲酒言了出外密遣人誘百姓請立郡縣及至宴罷見

帳外三四耆老伏地呼曰陳氏不存乞設都護如漢唐故事輔曰民心如此諸將如何曷苦奏捷回朝獻俘聞命此時立與不立方可定護利辭回本營與諸將言曰明將歎五割其地矣范旦曰請尽斬群寇尊立明公鎮安社稷豈可屈此無賴之眾乎善曰諸公差矣我國本是中朝臣子姑待彼聞命如何然後有辭可抗矣諸將乃解此時陳簡定陳季擴見明將不欲復陳自逃去張輔命草露布遣柳昇昇盤送季犁等回北京時成祖得捷音會文武群臣于奉天門受之命兵部左侍郎方賓請露布呈紙主褒國僭號紀元乃問季犁曰爲人臣之道有如是乎季犁不能對詔以季犁及漢蒼蒼下獄放其子澄孫

等後李犁釋自獄成廣西其子蒼澄以善兵器赦而用之再勅往安南報

張輔還朝命沐晟劉儵黃福看交趾有懷才抱德之人悉心訪求送還京師

擢用

丁亥年

明永樂六年

春三月張輔回自交趾上安南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

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復奏安南本中國地陳氏子孫盡無可繼

其國中文老百姓俱請爲郡縣如中國制臣請置交趾布政按察二使司分

十七府曰交州江北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太原鎮蠻諒

山新平義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船司一改鷄

陵爲鎮尋闢建設官民大小衙門共四百七十二又安撫人民得三百二十萬戶

糗糧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糧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十三萬五千九

百、船八千七百、軍器二千五十三萬九千。如此等物，疏奏成祖允旨，成祖昧笑，故

戰嘉帝之賜宴於中軍都督府，其軍人賜鈔五錠。秋七月，成祖問戶部

尚書夏原吉曰：「陞其賞，嘉優。」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賞於後日，無窮。」

陞不如重賞。成祖從之。進封新城侯張輔為英國公，平西侯沐晟為黔國

公。李彬、陳旭各增祿五百石。王友進封清遠侯。應封為都督，柳昇封為安遠

伯。戰死都督高士文贈封建平侯，姜柄薛石贈封都督僉事，並許子孫世

襲。親於季犁軍校王衆胡擢指揮使。從者李福等四人封指揮僉事。黎

利爲知府黎善爲知州遂旦爲同知府又曰文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
十一人爲諒山等府同知贈故安南國王後陳氏子孫七人贈故官裴伯耆爲
交趾按察副使惟陞元功其餘頒賞有差復故尚書黃福兼掌交趾布按
二司事又以侍郎張頤宗爲左布政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府縣各選舉畢
遣使奉詔敕往安南封諸功臣正是

一天雨露恩易

萬里關河去路難

未知使往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三回

扶正統黎利尋主

奮中興簡定爲王

却說明使奉詔救往安南黃福奉命錄飭諸州縣催促大小官僚赴任黎利對眾將曰我本討賊復陳不意弄出一場傀儡簡定不知下落黎善曰弟已使人探咱居于知化州我兄弟佯爲就蒞潛回知化州別圖後計二人商議停當見段發從外來謁問安畢言曰某聞明朝故意占據山河分官割治故不分兩夜而來願爲明公一叙利曰先生何叙發曰請屏退左右利曰左右亦是一心何必疑訝發曰爲今之計盡殺明將尊明公爲主

且欲殺此寇黨亦欲盡殺明將明將幾坐不安枕

保治方民然後分兵阨諸險要彼來擊之豈有我山河忍置彼安然好自在

黎利曰先生始至何以陷我于不義之地乎我豈生禽獮其心奪陳氏天下耶

曰陳氏不在何得而求安有抱符而斃善曰先生勿憂暫且回傘圖拔寨往

化州先去後某來護段發會意辭去明日利入辭黃福請赴任福執利手言曰不想

如是這條天子詔命請諸公勿訝

何不一奏諫之徒不過貪心耳

黎利佯應曰諾回本營打發

諸將先行自隨後發至都門外將敕印封粘懸于樑上詐告門吏曰黃尚

書令汝更守官物三日內無人來認便將回納慎勿有差

款緩追兵耳

兄弟投知

化州尋簡定去了

先書簡定尋利此則利尋簡定君臣相遇自古為難

却說陳簡定乃陳藝宗之子陳季

擴簡定之姪二公俱季犁逃于絕域聞明將舉兵討賊始回投其黎利胡氏告

終明將占據土宇二人南行至長安洲謨渡遇陳肇基復避于知化州見土豪
邵悉擁兵故萬保守邵縣簡定以事說之邵悉降及黎兄弟引兵來軍第甚盛
欲護興兵黎善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昔光武寇亂未除猶先維都定亂請
即正尊位以慰民心然後起兵可也諸將依護尋簡定爲安南國王紀元興慶
以邵悉爲丞相黎利爲金吾大將軍潘李裕爲少保陳原樽爲少傅阮山潘
經爲左右正參將阮景異阮景真之子陳原卿爲左右副參將陳希葛阮師檣
爲征寇將軍阮宴潘抵爲監門衛尉鄧汝戲胡具澄爲樹將軍鄧裕邵悉之子
黎蓋爲前部先鋒黎石爲都督范友農文整爲左右監察范旦趙扈爲

遊擊將軍段發爲宣慰使司又以黎善爲參贊軍務段莽阮世美督運兵糧其餘大小將佐各陞擢畢興慶元年秋八月壬午起兵出攻賊子閔時黃福在東都一夜五遍書告急福聚眾將護曰某知前日黎利兄弟爲禍不淺今封敕掛章投歸簡定造反參政刘昱曰某謀引兵擊之黃福乃一面奏請益兵一面差刘昱將兵禦敵昱引兵至鹹子岡布成陣芳按馬橫鎗立于陣前命開閔門向前叫曰汝簡定背叛朝廷萌心煽亂大將到此何不早降卻恣遣阮山出戰山提刀冠束言曰鼠輩狼心謀占我境天子親征不惟汝等就誅至求樂父子立隨授首刘昱大怒率鎗來戰阮山舞刀相迎兩馬交鋒不

三合斬劉昱於馬下

大將軍
將了

鄧悉麾軍趣殺克臧子閔於是分兵攻打諸

郡縣此時民心久思陳氏呂皆響應郡縣復告急東都黃福囑呂毅曰

賊今勢盛當避其銳氣公以一萬精兵前往生厥江

一名通姑
今里肅縣

分道屯駐塞

諸險要慎勿交攻俟朝廷兵至然後出擊呂毅領兵進去正是

雲遠拂龍飛四野

星馳鉄騎殲重閔

未知進去如何且咱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下戰書呂毅恃雄

運奇計黎善決勝

却說呂毅引兵至生厥江分道將各處險阻防截陳王引軍至命卻悉攻之呂毅

堅守不出卻悉遣軍士百般辱罵毅坐于城頭亦令騎卒大罵

南北會一場口戰至夕

而回來日悉又遣士卒逼近江邊裸身打罵自馬上督兵痛罵呂毅大恨

張弓射中卻悉右臂翻身落下士卒救起將回所被箭頭有毒藥於是權且

駐師調治時明成祖見黃福奏請益兵特命黔國公沐晟、雲南貴州四川

兵數萬進征指揮盧旺驃騎將軍劉出隨行

若無二人後日沐晟必死

仍命兵部尚書劉儁

往參贊軍務十二月沐晟率師進至生厥江呂毅出接晟問曰曾共賊交兵

否毅對曰黃尚書令堅守以待天六晟曰今人下戰書來日渡兵擊之

來日毅死之

作書遣人下書曰

大將軍呂毅致書于偽主簡定哥夫行兵之道須試

天時制敵之機要觀人事苟力能相角豈能更改如勢莫可當束手就縛庶免

疲勞師旅全戾生靈

使奉書投南寨來陳王見之大怒曰在寇欺朕太甚

命推使斬之參贊黎善曰寇敵之言善惡何須介意若斬小使是汙吾刀侯斬

呂毅方足爲快且前彼不敢出今復下書來意必沐晟將兵往救矣命取文房筆

墨批于書面曰來日決戰打撲回使陳王曰寇塞諸道堅守何計能克善曰路

若棋盤豈能盡絕

臣請來日斬明將之頭獻于帳下陳王欣然曰果如此凡軍

機事務卿宜加心調度

若果信如此賊
或不至敗亡

善願命出會諸將投計景翼等不悅此

時丞相箭鏃未愈聞得景異不啗黎善授計乃扶病而出曰君命切勿可違黎參

贊若有違我我亦不強異乃止善曰左副將阮景異將三百人往上道扒舟渡江

此處有磊山一帶壁立江邊以雲梯由身附山而上內有小路披草而行尋至

生厥左邊埋伏

不悅者先違就危險
處愈加不悅矣

景異曰賊勢強大公許我三百人何以拒

戰若公欲殺我便殺耳善曰兵不貴多存乎其人而已某若益之難於隱

伏公且行見厥江空城裏之不勞一卒勿可有誤景異埋怨而行復喚右副

將軍陳原鄉告曰公引三百人由下道渡江此處有一簇平林古樹交架覆

于江上以繩懸索串魚而登搜出生厥右邊埋伏亦如景異陳希葛阮

師檣往上流以竹籬木板將水上壅絕聞明兵人開馬嘶板上籬板放舟
下擊阮宴潘抵往下流整備船隻候江邊極救人馬收拾衣甲范旦趙
扈以五百民兵至江前排陣賊來交戰宜輸不宜贏放賊超過分兵左右靜
伏候賊敗回出兵擊之鄧鏐黎蓋引兵伏于中道誘賊至後屯散去見火光
復將兵出擊阮山潘經往後屯將乾柴枯草灌以引火之物積于兩旁見賊
至放火焚之然後分兵掩殺諸將咱命去訖却說明使下戰書回沐晟見賊批決
戰問曰何人來目敢出劉劄出曰某願往盧旺亦曰某謀往戰呂毅曰某久
駐于此圖立寸功乞先行斬蠻寇之頭以顯其跡

善哉斬明將之頭幸成大事
殺散斬蠻寇之首以致捐身

沐晟許允傳軍中五更造飯平明起兵至期聞鼓三連通砲連數响呂毅揮軍直渡見范旦立于陣上叫曰呂寇來納下首願麼毅望南軍不齊不整便不打話舉刀交戰鬪三四合旦敗走毅趨至背後趙扈挺兵直上言曰呂犬不怕死乎大將軍在此呂毅激怒提刀來戰鬪六七合趙扈望後便走扎寨沐晟知兵勇連勝見江水尽涸便不放下浮橋空城麾兵尽渡呂毅回顧大軍已進放心趨殺至中途見一声砲响卻鎔黎蓋閃出叫曰汝不怕二大將乎呂毅曰旦扈鼠竄了汝何爲者鎔曰旦扈無名下將若我你敢拒耶速來草死呂毅血性起舞刀衝殺二將且戰且走徐至後屯毅罵曰大言兒胡不死了蓋回顧言曰

汝敢至此殺趙至市邊不見一人駐馬便看忽然兩邊火起風急火盛焚尽
四圍殺夫驚便走左邊阮山殺來右邊潘經殺來殺冒烟衝火殺開一條血
路出走至中途卻路黎蓋殺出此時人困馬乏被邵鎔一刺落死後軍沐晟到
僞見呂毅敗死退走却被范旦趙扈引兵截住歸路沐晟冒死殺出得脫劉僞
文且走之不上被范旦一箭射死於是山經鎔蓋四將引兵趕來北兵走至江邊
人勞叫鬧馬倦嘶鳴上流陳希葛阮師檜聞見拔起籬板水漲大至二人乘
數十小舟如流星放下截殺北兵溺死棄甲曳戈塞滿水面下流阮宴潘抵
督舟上來拾救人馬器械無算沐晟幸得先走過北岸來欲入城見城上並

是南兵旗號景異原卿立于城頭叫曰我奉天子取城了汝急來受縛言了
張弓射下中沐晟左脛可謝帝慈之礼然悉死而晟翻身落馬原卿奪劍下

城衝殺被劖出廬旺救起沐晟格殺原卿走回東都四萬人只存五百而已陳王
乘勝麾軍尽渡克生厥江自進兵祿福縣忽有小官入奏丞相邵悉病卒王
放声大哭傳令駐軍士卒尽哀正是

一旅奮威誅逆賊

三軍洒淚泣忠賢

未知駐軍如何且咱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鄧公歸殯感三軍

陳王西巡順百姓

却說鄧悉恭儉慈仁優恤孤寡和順人民見明將分治卅郡自糾集民兵保
守境內盜賊屏息陳氏中興拜爲丞相起兵出征病卒于軍中陳王聞之放
声大哭曰天何奪鄧公之速耶命駐師于祿福洲 十二月令三軍嚴喪設

祭王親臨奠哭甚哀軍士皆涕泣陳王命城中樹一白幡外建白旗將鄧悉

回化卅安葬軍中作歌輓之曰英雄屬世君子見幾秋八月天起起起兵冬日雲飛

十一月卒張冬令而有感驚秋昔而增悲秋冬肅殺將無奈人生一去何時歸

已而已而非夫人之爲勸而誰時人有詩吊云

戎場萬里幾間關

翊主經營不暫閑

王業未成人已去

三軍拭目淚汎瀾

將士將殞啟行老撾軍民聞之皆嘆惜宣慰使刁綠遣媳婦載糗米牽牛羊歸賻無效時萬象國遣使來貢象數群於是安南沿海諸郡縣聞尾舉皆率服陳王得意稍有荒怠既景異善窺上意投其所好陳王竈之拜爲相國欲護興兵景異奏曰我朝新喪丞相士卒傷心未可遽動且明朝將佐徒是庸才我今有馬象五萬一舉即平何憂不濟

大言陳王之甚

聞之自是景異專權用事驕恣益生早有東鄰細作謀得虛實回報叱辰黃

福因生厥覆軍折將沐晟且又被箭傷卧病未起前卒卷卧病幸得南

朝新喪帝悉未有動兵仍此遣兵防備各處堅守剪福行兵前後以事奏聞一言蔽之曰守

戊子二年明永樂七年春正月陳王宴群臣於中軍言曰朕聞五嶺諸州有千歲

狐精多方作祟擾害黎民朕欲起駕西巡先者較獵諸妖後則采望

方嶽以怀柔百神前者季翠聞千歲梧桐化鬼還南巡而幸淮鬼此則聞是卿

等以為如何相國阮景異對曰陛下為天地神民之主興思及此正是山河社稷

之福也陳王從之群臣切諫不啗金吾蔡利參贊黎善上疏諫曰目聞萬邦

依又虞后巡方百姓阜成周王時邁我國家承胡氏鴻張之後繼明臣竊竊

之秋戶口散亡、閭閻凋弊、陛下奮少康之旅、光履瑤圖、揮宣王之戈、克復舊物、正
宜宵衣旰食、夙寐晨興、羅鬼豎之貨、網羅北寇、武冥鳴之士、駕馭南邦、社
稷垂休、天下幸甚、何事荒禽、逃獸、據夏康周穆之盤遊、告望焚柴、效秦
皇漢武之放蕩、尋常寸褚、伏望鑒臨、疏奏、陳王以告景異、時景異惡
黎兄弟忠直、多謀、恐置之則已、不得逞志、景異大
人也、啟奏曰、夏諂云、吾王
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今陛下奮跡中興、近則歸心、遠則納款、
天下莫不引領而望、天子出遊、省方觀民、以壯山河之勢、而黎氏兄弟以夏
商秦漢亡國之君、目其君意、必有希望在其中矣、陳王大怒曰、彼昔從

北寇通謀今反萌心專弄

不從北寇通謀安有今日

斬之候了廷臣進諫曰黎兄弟忠君愛

國守義盡誠伏望霽威少寬萬一過天子乘輿非省儉省耕之義望人君覆

轍失為肱為股之誠忠君愛國有如是乎少保潘季祐曰生厥之戰非彼用謀陛

下安得致此以功準過伏望恩之陳王曰既如此待之以不死即日下詔削其黎兄

弟及徒党官爵廢為庶人以剋為君之不忠者

以明為君之失國者

詔下兄弟三人入謝其

徒党段發范旦等欣幸相告曰何異竜得遊海虎得歸山雖班生之登仙亦

不為過師弟童僕收拾行裝回去時人有詩讀云

一封直上抗龍顏

邦國存亡在此間

治世著龜留紙上

太平藥石寓毫端

明君良宰覈規易

暗主忠臣啟悟難

假使諫章能有用

基圖誰謂客江山

陳王命景異分付屯隘以季擴爲首將起駕登程旌旗遍地舟楫盈江百
姓逢迎甚於煩苦天之方暮命泊舟于沱江津次時四旁郡縣貢獻山珍俱
頓品物往來不息前後相迎詔三軍宴于江中擂鼓一通橋開鐵鎖樹舍銀
花水面天心舉皆一色正是

厭地樓臺春富貴

喝天歌鼓夜風流

未知此宴如何且咱下面分解

第二十六回

宴江中季擴遇妖

登臺上簡定禪位

却說陳王命三軍設宴此時王御龍舟釘于江中季擴宿樓船維于岸側方二更初見吏士八報有二道士一稱爲袁秀才一稱爲胡屬士請來相見季擴許入自假意蒙被而卧二人徐徐下舟見季擴不起遂披衣出去擴望之儒冠道服自非法地神仙必是凡塵外物遽起邀請二人復就坐季擴曰兩先生遠來必有所教袁秀才曰某等先爲將軍優賢納士而後爲天子平解耳擴曰

事甚可解、衣秀才曰、胡朝鹿失、陳主竜飛、蜂蟻之群、各皆喜悅、鳥獸之物、莫不應和、惟黃尚書虎視於都中、沐石將狐潛於塞外、蛇跡旁午、鼠跡震驚、致使百姓鴈哀、四方魚爛、故某等潛身數澤、遁迹林泉、勸上圖之以救燃眉之急、季擴見言語的是儒流俊雅、命酒相待、言曰、今天子聞林中狐狸幻化侵人、故大駕西巡、電擊強妖、以救民命、胡虜士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彼北寇猖狂、南邦擾亂、海鯨野狗、各噬者多、社鼠城狐、穿鑿不少、今天子乾五飛龍坤三躍馬、師興熊虎、漢都揚光武之旗、茲奮貔貅、唐京返肅尊之節、出鹹子則刈豕、授首渡厥江、則呂毅捐身、以如此之虎威、掃如彼之蛟附、

賊無烏合、民燕鴈安、若捨此而圖他、何異乎輕家鷄而愛野鷲者、首將何

不爲上言之、季擴見二人辭高氣壯、乃言曰、某之失大矣、來日請奏天子回鑒

二人辭謝退去、季擴送出船頭、望見躍上林邊、忽化爲一狐一猿而去、

前者季犁過一女鬼此

則季擴遇兩男妖而巡幸之事終於不果前後遙遙相對

季擴驚恐、故來奏上竊伐山林、搜取惡獸、不意天

大雨不止、師抵市駐不得、陳王降旨、還軍、憤志不遂、欲以天下授季擴、然後已

自巡遊歷覽山河、遍觀宇宙、軍回祿福、群臣迎接入城、朝賀畢、陳王曰、朕觀天

下之勢、非雄材大畧者、不能朕、欲授季擴以大物、庶免幾康、時勅俾得培固

真元卿等以爲可乎、景異對曰、二帝共贊三王、其子陳首將德、美仁孝聞

於天下陞下禪之以位正堯舜之用心也有何不可時群臣畏景異不敢違護

唯唯而已於是陳王舍築臺于城南

一名支羅

釋曰禪位夏五月群臣入奏築臺已

完百物整肅請陞下臨幸陳王同季擴共文武百僚登授禪臺焚香告祭

畢命少保潘季祐跪宣詔曰域中最大惟君天下所主者宰傳曰大德得位

所係匪輕經云曆數在躬非常可得故天下歸于有德民心懷于至仁眷惟

季擴德爰日新仁孝時富群僚聞命百姓歸心夫舉賢遜位之求惟朕所

願而相帝綏方之責捨汝其誰汝維陟元后宣畢季擴奉詔即皇帝位于

城南國號大越改元重光尊陳王爲太上皇封賞諸功臣百官文武朝賀皆

呼萬歲然後頒布遠近咸使知聞時天下不忍棄陳氏又見唐戶揖遜之風
舉晉欣悅相率而從者如歸市於是足護起兵以中軍大將阮世美次鹹子關
監門掾尉滿抵次太平海口威遠將軍阮師檜右副參將陳原卿監察將軍
范友分道次東潮各屬阮山次西心江潘經次愛子江陳希昌次磊江阮宴次
牛鼻關大小將帥各率一萬精兵就各所屯住時有盤灘守將遣人細作
現得消息申報東都請兵出戰黃福曰賊久不見動靜因軍中多事今又
起兵其勢必大勿可輕敵沐晟曰為主初立軍心未定舉兵擊之可獲全勝
仍飭下徐政起兵正是

可得
全勝

只緣偽主當初立

自逞貪兵起戰鋒

未知起兵如何且咱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攻盤灘阮異用計

咱仲東徐政中謀

却說沐晟利陳皇初立軍心未定飭徐政舉兵攻之政得令犒兵選將定日出師
時有百姓知之報知祿福陳皇以兵五千出攻盤灘景異領命秋八月異引軍起
程至盤灘見徐政軍勢雄猛城廓堅固異遣兵布立柵寨來日分兵出外排列陣
勦命取交椅坐于陣前手執竜鉤上遮青蓋劍戟分陳弓矢布定令人喚盤灘

守將答話適見銅角一通徐政引軍閃過頭帶白銀盔坐下赤兔馬身披雙
竜甲手仗八蛇矛高声叫曰汝主不遵王化萌起叛心烏合無賴之徒狗盜有生
之眾謀圖不軌罪莫勝誅我奉皇威棄行天罰汝知改過勸主來降守正去邪
咱其錄用若抗拒迷不悟即踏平城廓一簇無遺汝宜咱命景異曰惟汝明國君
臣狼性士卒獸心奪我城池侵我疆土鑿南山之竹書罪無窮竭北海之波洗
刑莫盡我天子受天明命拓地離方揮金戈則海外謐寧躍鉄馬則中原清宴
豈其汝等鷄群狗輩計較羸輸蟲臂鼠肝分別利鈍汝速拔兵退去棄寨還歸
庶免骨積沙場屍填溝壑不然則我提一隊倦卒將汝國八百四十城奪了此

時玉石俱焚悔之翼及

徐政景異一場口戰聞之令人暢快暢快

徐政大怒拍馬來迎景異舞刀出戰兩

邊二百合不分勝負日暮各令點燈燭夜戰又鬪至無效合成敗未分忽然狂風

大作弛沙走石諸軍亂竄各回本陣

若天不瓦雨則二人殺至天明

景異見一日夜戰不得徐政

心生一計喚諸偏將阮仲東問曰公敢來詐降為內應否仲東曰胡不敢為請相

國明指異曰公引一百精兵投徐誘彼直來劫寨我伏兵擊之決然取勝仲東得

令平明引兵投北寨來吏士入告有賊來投此時徐政當思劫寨之計無人可使忽有

吏報欣然謂曰試喚來我问吏引陳東拜伏于地告求徐政曰汝從景異今復投

降得無詐乎

果然果然

仲東某從陳主戰陣有功今被景異拉權謀圖專國鞭撻士

卒輕棄功臣某若久居恐禍相及故特來相投希圖寸功耳徐政見言圖功
疑之大怒叱曰汝果詐降推出斬之武士牽出仲東發聲大哭政曰汝旣死尙有何
笑仲東曰我笑汝死已臨頭尙未知耶政曰我何爲而死仲東曰景異請黎善設
謀前日二陣不勝者猶試汝戰聞如何不早晚汝必死矣時徐政只畏黎善見
說善至驚曰善亦在此乎仲東曰斬便斬又何必問徐政命將來謝曰某肉眼
不識賢兄少罪少罪仲東就坐政問曰何計可破賊兵願賢兄賜教仲東曰
今宜引兵劫寨某請內應擒善異決矣政曰果如此事成政保賢兄爲參護
兄賜一爵

仲東曰某不貪榮利擇主而事之矣前言圖功直戲之耳徐政命取酒

相待仲東飲了數杯引軍回去再囑曰將軍直來某舉火爲號政唯唯仲東回至南寨將事說了景異命戰將鄧督參軍黃堅以二千人出寨外埋伏二將去了命仲東前去誘徐政自引三千兵出去却說徐政深信仲東傳令軍士人啣枚馬去鈴三更起兵來却南寨將士依令行至中途遇仲東政曰兄回此如何仲東曰善異不防備當在帳中飲酒

請將軍至同吃

將軍急行某先回舉号政督軍直進至南寨

不見了仲東又無一人保守知是中計

知之晚矣

將引兵退時忽見火炮衝天伏兵

齊起鄧督黃堅左右引兵殺至徐政提刀衝突殺開條路走出背後鄧督黃堅趕來北兵蹂躪死者遍野政走至城邊見景異叫曰我取城了

汝急來受縛

政吃驚猶壕道走黃堂卒至舉刀斬徐政為兩段克盤灘江

景異前後用計二如

此何至

于敗 平明安撫黎庶奏捷回朝陳皇喜得盤灘斬了徐政乃大會群臣

宴賀忽有哨馬回報說明將張輔舉兵來不日至境正是

朝中方喜戎功捷

寨外遂驚告急書

未知告急如何且哨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阮美失守鹹子洞

潘抵被執太平屯

却說明成祖見黃福疏奏沐晟敗績于生厥江折了許多將士大怒

命英國公張爲總兵、清遠侯王友爲副元帥、率師二十萬往征之、敕曰、沐晟出

師失律、殺賊党猖獗、今聞鄧悉已死、而八百媳婦老嫗猶供餉者何人、照上回老

搥載粮賊云有象五萬、照上回萬象貢象有謂我將帥皆易共宜戒慎之同心協力

早此賊時張輔聞得陳主不用黎兄弟大喜、引軍進發、冬十月軍至交趾南

兵現得告急、陳皇詔阮景異、舊人守盤灘、以得勝之兵往、賊子洞屯守其阮

世美合勦、景異得令引兵至、賊子會張輔聞得徐政戰死、痛恨景異、即飛報

沐晟起兵會勦、此時沐晟病已痊、可舉兵、與輔進勦、二將至、賊子分兵圍城

攻打、軍皆警戰、殺氣衝天、景異世美見勦抵敵不住、棄了賊子、直間開東

門殺出望太平海口遁去潘抵見二人失守走來接入寨中商議曰賊勢浩大
此城若失諸道傾危請阮相國以五千兵駐于文郁壘頓船隻以禦水道阮
將軍以五千兵駐于萬屯以拒陸道某駐楊華岡為將昇之勦若賊攻水道
則陸兵來救攻步道水則兵來救方可保全吳依計去了時張輔覓得三
將共會于此輔尽取沿江船隻遵海而來入太平海口悉有分兵襲擊景異
世美出於不意尽棄寨柵遁走尋回祿福去了此時不用計度軍士背水溺死者不知其
數輔戡斬首數千人投于海口合兵圍楊華潘抵引兵出擊殺至天明士卒所
存無幾猶恋戰不舍精神倍加輔見其人英勇欲生致之叫曰途已窮矣何不

受降潘抵曰除死方休豈有降虜言了復戰輔惜之令軍士不得放箭生擒而用明將戰了多時不能生得輔遣朱廣出戰以計擒之朱廣上馬提刀趨來鬪五六合拖刀詎敗而走潘抵追上廣取銅鎚候一刺正中右臂鎗落于地明將奔來抵空手拳打中三四人然後被擒解回寨中張輔曰公若早降何至受縛潘抵以手拳張輔目中幾乎墜眸張韶擊王友面上至於流血潘抵擊張輔目中幾乎墜眸遙遙相對輔大怒喝令推出斬之潘抵伸頸就戮時人有詩吊云

忠肝義膽對神明

一萬嬰孩抗海鯨

逆死無顏施劍戟

天將完節畀潘生

張輔斬了潘抵還兵搜捕得二百餘人，裝船四百餘，然後整兵追趙景異等。時陳皇駐驛祿福，見景異、世美敗回，大驚。與上皇計護，寫書遣使至張輔，請降。輔深恨殺了許多將士，不咱斬使，焚書進兵至清化。陳皇聞得，引兵退入義安。上皇至漢州屯住，輔等悉力窮追。上皇孤軍不敢住，棄城取遁，走出美良。遣人往牛鼻磊江取陳希葛、阮宴回救。二將得令，引兵回美良。入城拜謁上皇曰：「賊兵追急，卿等有何計以拒之？」只有得景異西逃可拒之阮宴曰：「此城狹小，不可屯兵。莫若退入橫林，黎利苗屯住，劄方可無慮。」上皇從之，乃引兵入橫林。見城柵連絡內外，整齊命陳希葛屯于左，阮宴屯于右，自屯居中。至直清，聞城頭籌鼓，林裡鳥

鳴乃潛步出外觀看見千山暗淡萬木蕭條百物啁啾三軍号嘆忽動故鄉之想
乍增新敗之悲淚眼潸潸愁腸斷斷乃返回屯中少息遽然而寐見一人顰眉
班白立于门外吟曰馬走入美良竜馳升吉利兩鼠隱竹間三熊歸樵裡陳上皇
欲出延問忽然驚覺乃會諸將辨解皆不知所以正是

征淚淒涼心萬里

戰魂夢寐月三更

未知此夢如何且咱下面分解

第二十九回

八橫林張輔被困

走吉利簡定成於

却說上皇直得一夢命諸將解之不出直至明平遣人探報張輔消息時張輔追至演州不見上皇輔令人覓得走出美良輔分沐晟從嘉江南而上朱榮抵牛鼻關而出自引兵追至美良不見動靜即喚土人盤問土人曰陳上皇聞大兵追急棄城走入橫林去了輔即驅兵趨入見一簇苗屯四方八面都有門戶依如八陣法並無人居守疑之問向道官曰是何屯寨空寨無人向道官曰昔黎利兄弟引兵住此禦破胡軍今棄了不知下落輔曰用兵如此法度此人不可久留吾必除之以絕後患

恐除不得反成大患

言畢自引兵直入觀看忽見一聲砲响左边陳希葛殺右边

阮宴殺來中央上皇殺到將張輔困在垓心鼓噪似雷鳴矢發如星流

若遇智
者輔必

被殺得北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張輔衝突身被數箭幾乎至死忽然而前

面沐晟引兵殺入後面朱榮驅軍殺至兩下夾攻殺得南兵三斷五截東投西竄

死者無數

一往一來
札無不答

救出張輔上皇尋路遁走輔曰諸公安得早來救我晟曰某

從嘉江進上幸得無人防守故得驟至朱榮亦曰榮引兵抵牛鼻関疑有伏兵

探哨純是空曠督兵前進至此見總督被困殺入救之輔曰若非諸公今

日休矣遂以箭指示將士將士憤激張輔切齒曰誓殺此賊請悉力追擒於是合

兵迤邐追趕時上皇折尽士卒背後明軍又來追急大驚棄馬走入吉利山輔

分兵四索上皇投入深谷中朱榮率至上皇措手及不被朱榮拳打三四次然後縛往

沐晟搜得威遠將軍陳希葛、監衛將軍阮宴等共縛送回，同居一檻，此正合夢中所見馬走美良、竜弁、吉利、吉利者，吉利山也。于年十一月為子月，是為兩鼠竹間為簡字，簡定其陳希葛阮宴為三鰲同居一檻，是為歸椹裡也。張輔命送京師，後上皇伏誅，希葛阮宴得釋，二人不肯見上皇，遇害各自刎而死，成祖憐之，使以棺槨葬于城北，時人有詩吊云：

城北累累兩渺茫

君臣相遇莫相忘

百年義合山河固

千載名留日月長

窺哭野猿悲晝白

咽哀山鳥怕昏黃

行人掛劍命何在

獨對乾坤俎豆香

張輔拾了陳上皇欲傳檄進兵追陳帝忽有黃福書到說党賊猖獗東潮州將
舉兵入東都請總兵速回禦敵張輔會眾將議曰我欲窮追蠻寇今逆党在外
稱亂不可不除若揮兵遠涉賊逼東都則南邦不保宜速回勦除餘党然後再追
不然則未纔出戶便使亡家不可也諸將咱令拔寨回軍正是

西討欲將傳檄去

東征忽有告書來

第三十回

築京觀張輔肆虐

上表書陳帝誅降

却說阮師檜與陳原卿范友次潮州探得張輔連破賊子太平乘勝追上皇至
美安二人共會護事范友曰今張輔遠追主上東都必然空虛我宜舉兵攻之以分
其勢豈有塞嶮播越而獨守孤城臣子之心豈應如是乎原卿曰此言正合吾意
我等一心救駕雖死不辭師檜曰將軍未進兵何出此不利之言友曰大丈夫事主血
戰沙場當以馬革裹尸者幸耳何怕乎死師檜見二人忠憤定辛巳日起兵師檜
分兵爲五道建五色旗舉号三声引軍迤邐進發忽一陣旋風將原卿范友旗中
吹折師檜疑之欲令息兵二將不响前軍進發迤邐至魯江魯江守將江浩謀得一面
差人告急東都一面緊閉城門堅守師檜軍至令人喚江浩歸降浩恃城堅

登敵樓上叫曰汝主已為檻中之狗猶且不知而謀人城廓乎卿痛恨喝令打城四面夾攻為城堅固攻打五日不下范友心生一計令軍士清直掘坎穿入城中引兵自內起出江浩不意聞兵起提刀上馬出門撞遇范友便與交鋒不三合友斬落於馬下開放四門外軍直入衝殺北兵不勝可數平明安撫城內百姓欲起兵向東都忽有哨馬回報說犯寇張輔引軍弥山遍野而來三人出外布列陣勢以待來軍張輔卒至聞江浩已死大怒麾軍交戰殺氣衝天三人兵寡抵敵不住望後便走輔等乘勢趨至東潮師槍斃努力欲回馬其朱榮交戰間四五合背後王通趨來師槍敗走朱榮正友追殺斬首五千餘級原鄉提鎗直來正遇張輔便刺中左股輔帶傷強閃過不幸原

卿馬跌前蹄墜于坎內朱榮率至活捉沐晟追范友至山边友輪刀復回馬來戰
晟張弓射中坐下馬馬帶箭嘶鳴亂走范友墜下被北兵生擒并得其党二千餘
人張輔深恨命悉坑之築爲京觀自此以後愁雲慘霧常常從此而出時人有詩嘆

寂寂邊塵一古丘

淒涼草樹織成愁

天荒地老形猶在

易觸征人血淚流

張輔破了東潮上書奏捷明成祖以張輔生於偽主連破賊城勞苦久居交趾下詔

召輔回朝輔上表請留沐晟願之己丑重光元年明末崇八年春二月輔振旅回囑沐

晟曰陳季擴已在在目中不足深患惟黎利兄弟宜急圖之勿留後患恐圖不得反為大患

囑了告别、忽有細作回報說陳季擴往靈長海口四出勦掠、甚於猖獗、黃福請嚴
擊之、晟即點起精兵四萬進至見陣、勦已布、左邊陳原樽手執長鎗、坐下烏驃馬
右邊阮景異手執寶劍、坐下白驃駒、陳帝坐銮車居中、青羅傘蓋、旌旗環列、前
後齊整、沐晟亦排陣走出馬陣前、叫曰汝箇定已為無頭之鬼、汝宜面縛來降、不
失封侯之位、不然則天兵到此、碎骨粉屍、異曰我來為上皇報讐、決然斬汝、汝宜納
下首、級來不然、則汝此軍盡為靈海魚之糧、飯耳、晟怒起麾軍衝殺兩邊、戈戟戰、
交鼓鉦競、响戰至日暮、南軍困倦、忽然為冥晝、晦月雨大作、
前景異與徐政交
攻在風大作、今陳
帝與沐晟交戰、晦月雨晦冥、
天意可謂一怪何敗矣、南軍回、南、北軍回、北去了、胡具澄曰、北兵勦大不可爭鋒、莫

若退而義安別圖良策陳帝依議清直拔寨退去平明北兵覺之疑爲用計不敢追
趨亦引兵返回陳帝還至義安會群臣議曰今賊勦益驕卿等以爲何如胡具澄曰上
表諫降以緩師期齊威蓄銳再圖後舉朝臣皆曰此計甚善帝允旨勅命修表遣
胡彥風往使黃福以事奏聞成祖命方政奉詔往安南諭許季擴爲交趾石布
政使又以其將佐陳原樽爲參政潘季祐爲按察副使胡具澄鄭瑨阮景異爲
都指揮冬十月方政至義安此時陳帝與群臣假意執禮甚卑方政自恃天使且
有怠慢之意黎蓋自外而入厲声叱曰汝輕南國無人乎我主堂堂天子豈有屈身
受汝主小爵乎汝宜速去不然則污吾劍口政曰我是天朝大使汝主小臣鞠躬致敬

猶且未稱言未了，黎蓋叱曰：「如是則稱即以手紐其頭髮痛拳，政大叫曰：『諸公救我！』」不敢
我國小臣安敢救
公是天朝大使，胡具澄等即來勸解，方政抱首鼠竄而去，正是

只惟穆穆南天子

豈是區區北小臣

第三十一回

黎蓋得利慈廉縣

韓觀折粮西心江

却說黎蓋打方政諸人救解，政抱頭回去。

美面哉
天使

陳帝曰：「此事安得于休？」黎蓋曰：「諸

將尚強，三軍既振，臣請奉將天威，以一千壯士將諸郡縣奪歸陛下。」陳帝壯之，勅黎

蓋為征北將軍，引兵攻交趾，復命阮朔、胡具澄攻九真、州阮景異，攻月常。江再以

潘季祐爲水師大都督鄒汝戲爲水師副都督飭舟師沿海直抵神符海口取

道進攻東都庚寅二年

明末崇禎九年

春正月諸將領命引兵前去黎遂平一千輕騎分爲

前後左右四隊中建黃旗內書欽差征北大將軍黎入朝謝恩畢引兵望交趾迤邐

進候凡所經之處秋毫無犯郡縣守令望見旗上書黎將軍厥是黎利兄弟用兵

舉皆畏懼盡棄城廓遁去黎遂所向克捷直進至慈廉縣此時軍士傳言黎善

行兵如天下九月常諸守將戰慄引軍開城直走

目前見影皆疑不得陣後可覺

胡具澄阮景異

等所至不勞戰鬪叉手得城時東都黃福見諸將狼狽而歸曰黎善引兵分道攻

打城池某意抵敵不住逃生而回黃福嘆曰昔黎利兄弟被譴還家喜得軍中安

枕今見彼復召用我將士食憂飲慮正在此時諸公勿辭勞苦凡邊外卅郡失之便了至

如環近城廓宜加謹守以俟朝兵

是惟守耳

勿可疎虞東都若失則我軍死無葬地矣

將亦

無葬地矣此時沐晟亦畏黎善声勦不敢護興兵依黃福之計分兵緊閉諸城把守黃福

發驛疏奏明成祖復命張輔往安南會征夷將軍沐晟討交趾寇救四川廣西湖

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等增扒精兵二萬四千隨征輔領命引兵進發秋七月

兵至荖楠閣聞黎善參軍自按兵往屯不敢進戰迨至閏月謀得陳將非黎善乃

是黎蓋即下令起兵半夜傳發值行昼止時阮朔胡具澄等見北兵堅守久不敢

出自懈怠不防卒然張輔大至阮朔具澄先棄九真退走張輔得勝回兵攻月常江

景異戰不利敗北輔得了二城尋復平舟師渡江逼慈席下寨黎蓋引兵出城市
陣輔知此城孤軍密令安慶等將三千兵搜至城後埋伏俟見賊兵官軍交攻囊
城取之安慶去了張輔鳴鼓張旗向黎蓋陣蓋立于陣門喚明將打話輔不答應
軍衝殺蓋提刀來迎兩馬交鋒鬪不數合未分勝負忽小卒大呼曰城內火起蓋失驚
回顧朱廣從左趨來斬黎蓋于馬下南軍大敗而走輔克慈廉輅福安諸州皆平輔仍命
北朝摘官分各州縣撫治冬十二月輔還東都不題却說先是都督滿季祐等平舟師
往神府海口探得中官馬騏鎮守此屯其人貪猾季祐與汝戲商議詐作商船遣士
卒偃旗息鼓各執刀斧伏于舟內先會辨舌一人將珍寶上呈後自徐徐進入馬騏

見其財貨欣喜收了禮物曰你出報商主維舟我檢其人出報季祐命泛舟泊近門前攀連珠砲伏兵齊起躍上岸來一擁八城馬騾大惧尽棄士卒登後城躍出道走不知珍室有帶得去否若馬騾今日死了則後日不生翠羽牙扇季祐生擒北兵無效命解下軍色器械斥去二將得了

海屯進兵向東都時黃福已差兵防截各關隘攻之不下自退兵回海屯住札汝戲令

取一百艘出海巡哨

明永樂十年

春三月明將鎮守交趾郭觀運廣東赴安南

給軍食汝戲謀得與諸小將護曰善用兵者資糧於敵汝等尽以前日所得北兵軍色服著整頓兵器舟楫詐稱護糧候至劫之彼必無糧自然退去諸軍有計開船望進去適遇郭觀于西心江郭觀高叫曰何處兵士截住官軍汝戲令降卒立在船頭

答曰奉張總兵將令特來護糧郭觀見一團船艦盡是北兵服色不疑放心直往
至近南船汝賊舉旗一招南軍盡躍北船來斬殺北兵無算郭觀投于江中幸得善
水躍走南軍追捉不得汝賊得糧萬餘石留諸將屯西心江自駛回神符遣人運入義
安需用此時郭觀失了許多糧米逃回東都叫苦張輔責曰你行軍半生不知虛
實致失軍折米置你何用喝刀斧手推出斬之黃福固爭乃止輔曰賊劫我糧留
置何處食已消了觀曰此時某投水逃生不知何置輔即令人哨探回報說今賊將潘季
祐鄧汝賊住在神符海口遣小將守西心江其糧食必在神符張輔下令盡起大軍
晝夜兼程秋八月直抵神符堡潘鄧二將引兵來迎輔乃揮軍交戰喝曰回顧者斬

於是將士畏懼，尽力衝殺。汝驤抵敵不住，扒馬便走。背後黎寬趕來，橫槊一刺，正中馬足。汝驤落下，被擒。潘季祐亦敗走，遁入可雷山，乞降。輔承制以季祐爲按察副使。理義安。照前日成祖所封輔乘勝進至西心，江南兵戰敗，亂走。輔連克二城，始知無糧，自引軍回東都，正是。

不怕海邊戈甲動

只憂山上癸庚呼

未知張輔送軍東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逞驕兵張輔敗績

討強虜黎利成功

却說張輔引兵回東都將邵汝戰斬訖會諸將護曰蠻寇陳季擴如網中之兔一舉便獲黎利兄弟如林中之虎噬咬不常若不早除此誠國家之大患黃福曰彼兄弟足智多謀非等閒可及我若逼之彼必來投季擴豈有是事羽翼成矣難以卒破輔曰

季擴廣而不用安得相投某今引兵擒之恐於不然後順道追殺季擴正卡莊之刺

虎也福曰此人靜而處之亦不失爲我良民俟滅賊之後再作良圖若驟動之事或不

成反生一禍總兵思之張輔不從即時下令興兵八萬進勦壬辰四年明末崇春正月

丙午大兵望清化進發黃福嘆曰兵連禍結無日得休在此一舉古人云驕兵必敗決然決然却說黎利兄弟自被譴之後回家尋至林中結構一草蘆遣人往老

掘取回家眷、使居在此、兄早出居于藍山、其徒党情願相從、不悉捨去三四年間安常

守分、化及村閭人民歡樂、幸得一方民調雨順年穀豐登、四旁來者如歸市、有一日

黎利方食忽失一箸

無雷何以失箸

同諸將曰是何言、因段發袖一課曰此必有凶器、此危

象也、利當疑似間、黎善外來曰諸公急整戰具以候迎敵、利曰何處兵來、善曰第

見一陣殺氣衝天、漸漸覆在寨上、今直北兵必來、利曰如此奈何、善曰即將百姓老

幼潛入林中、以避箭刃、後以兵迎敵、利立即揭籌、與百姓週知、善遣人入山中、扒取器械

鳴鼓收軍、不霎時得二千餘人、善喚諸將下令曰段莽以三百人出晏山埋伏、賊至

放過直則燃火鳴鼓、是則多建旗鼓于伏中、俟賊敗然後引兵出擊、范旦以三百人

出沛林設伏亦如段莽趙卮既濟將三百人各持一幟十人一鼓出正路兩旁沿上下

谷中隨處靜伏見賊敗鳴鼓建旗然火以助威不必出戰鳴鼓而攻之焉用戰丁礼黎多將

六百人出藍山取柴草積左右灌以魚油硫黃引火之物分兩旁設伏聞砲号放

火燒之然後出擊諸人咱令去訖再擇民中鬚眉黃耆五六十人附耳低言如此如此

兄弟自與范宴崇光等引六百人出去却說張輔提兵弥山遍野而來至俄樂

界首已見二三人倦老焚香伏于道前輔曰汝何處百姓某本黎善所遣誘敵父老曰

怎得安樂輔曰誰為盜賊父老曰雖無盜賊亦又甚於盜賊黎利兄弟謫

官回鄉股民膏脂劫民婦女有不順者即將屠戮甚是慘刻輔聞言慰誘

父老遺還校得之甚顧謂諸將曰如此而黃尚書諫我勿動若釋不誅則吾民糜

爛矣只恐將軍之兵糜爛矣言訖督軍前進行了一亭日已啣山又見三四耆民設案張蓋

置酒焚香拜伏道左輔問曰你何小民我是黎善所遣來誘敵耳耆民對曰某等是藍山百

姓聞大將行經界首特來拜謁輔問曰黎利居家有何事幹天兵到此不有應

候已登備火攻應候于山谷中矣耆民頻眉蹙額不言顯蹙不言妙輔再問耆民相顧而後言曰甚苦

甚苦更不說出又妙甚彼最無良日招不逞之徒劫掠鄉外直聚無賴之黨飲博家中自縱

貪殘無所忌憚輔曰今在家否曰有輔曰我來於此無賴汝肯順乎耆民曰將

軍果能垂恤黎庶取凶殘正如嬰兒之遇慈母輔曰汝引路先行我軍同去耆民欣

然領諾、開道登程、三更時分、到藍山險中、見燈光燦爛、問曰何處光聲、此是火攻處將

軍引兵一生者民曰、此黎利家中飲博、輔令軍急行、至近忽不見者、民只有殺間房

室、無一人居住、輔知中計、將軍已知虛實欲退出、聞得一声砲响、烟火突起、燃著林間山

谷、鼓噪喧天、左边丁礼殺來、右边黎多殺來、輔等冒烟衝火、焦頭爛額、宜待為上客

走至晏山、又聞砲响一声、火鼓齊起、段葵引兵往截歸路、明將挺鎗來迎、殺開

一條血路、救出輔走至沛林、又聞鼓鉦振地、范旦挺鎗趨來、喝曰、范將軍汝早下

馬受降、張輔魂不附体、不知所之、范旦橫鎗直刺、幸得王通來拒、救得張輔

士卒奔走、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輔等走出正路、見兩旁山谷火光、中旗幟鼓動

如雷喊聲震地不知紀極人馬各抱頭鼠竄而走直至天明至俄山又聞一聲砲响輔說
驚仰看見黎利等立于山頭遙声叫曰張將軍別來無恙否輔大怒以鞭指罵
曰汝甚無味我來相會反中奸謀我誓殺你令將士上山攻之黎石平弓弩射下輔
三四五次上不得忽然范旦從左殺出崇光從右殺出將士棄甲曳戈不可勝數
輔大驚扒馬便走出至神符打点軍士折了二萬餘人始信黃福之言引兵回東
都去了正是

上將驚心猶騎虎

中軍奪氣失揚鷹

未知回去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三十三回

謁王城黎朝拓始

走南唐陳氏告終

却說黎利得勝，率將士收拾衣甲器械，搬回命趙危督軍收北兵陣死壘于東山下方。回會諸將護事，段發曰：「今乘北寇大敗，追而殺之，以圖大事。」黎善曰：「不可。彼雖一敗，兵將尚多，勦難對敵。」發曰：「若不乘勦，攻之必別求他計，非然彼則復來，何以拒敵？」黎利曰：「發之言是也。」善曰：「我之兵少，將微，民貧地曠，此處不可久駐，且彼一敗，痛限于心，其勦必求報復，第不知我兵多寡如何。故未敢輕進，不若乘虛，今夜家眷黎庶退入安藍江社，此有千佛山九百九十峰，甚是險惡，分屯居住，彼雖有百萬雄兵，不能飛過。」

如此則可保萬全。利曰：「正合吾意。」於是傳報百姓如欲相從，以避其害者，起家同行。

此時四隣民庶，盡願相從。先得其民。利命段蒼保護家眷，趙應保護百姓男婦老幼。

萬餘口先去。兄弟共大小將佐起兵後行，馴至義安。利欲住兵，卒諸將佐往城中拜謁陳帝。至此不見動靜，喚所在盤詰。所在曰：「陳帝聞張輔引八萬兵來攻，恐其勦弱，已盡舉兵入順川去了。」利曰：「欲入面君，幸得垂隣，竭心從事。今又不過，豈非天乎？」乃長嘆曰：「悠悠彼天，忍使盜興，顛沛崎嶇道上。烏啼花落，水綠山青，誰爲之羽翼矣！」言了，起兵登程。一步一回顧徘徊，如有不捨之意。行至千仞時，百姓已先到。利命簇草蓐，使百姓暫住。黎善自出相宅，令士卒出城外，脩八寨，據

按八門休生傷死景杜驚開樓陣法而行。不一月內城外寨盡習完備。乃命段葵住正東、趙扈住東南、范柳住正南、范宴住西南、崇光住正西、丁狗住西北、阮濟住正北、鄧襄住東北。丁祀黎多、范旦黎欽引兵沿山環列。分住百姓老幼命築室于山中靜處居住。再令強壯隨地開耕。相土起種。百姓安居樂業。有日黎利與段葵等五六人登山觀賞。發見此城內方外圓有門有戶。前屯後寨有正有奇。城廓相聯。房屋不斷。儲糧積草各有其方。運伏設奇皆有其所。退可以守。進可以攻。依然六花陣法。後因其城名六花城。段葵曰：如此天才。可惜陳皇不用。卒至於敗庸。何傷哉。黎善曰：此用兵分事。何必稱羨之過。觀畢下山回城。善辭與黎利引

諸將往三帶州探省妻親去了不題却說陳帝扈駕退入順州命大將阮師檜阮山
潘經等進屯愛子江習家練兵謀圖收復早有細作報回東都張輔聞之言曰我切
齒在黎利不在季擴黃福曰某使人探咱今黎利兄弟引兵入義安築城固守攻之者
難莫若扒取船隻往順州掃除季擴撫治南交使百姓得衽席黎民懷之此時招
來黎利兄弟厚之以官苟有不從舉兵問罪彼欲逞技則天下既懷我之恩即不從
彼之逆我擒之如反掌矣張輔咱計自平舟師合與沐晟王友大小將士引兵浮海徑
入順州至愛子江見南陣排列整齊阮師檜居中阮山在左潘經在右陣前各列雄象
無數輔以戒先驅曰賊今孤窮退守於此人臣爲國宣勞要在建功業使銘名于

太常者幸矣。諸將踴躍請行。輔命釘船連環橫亘一帶。大砲在前。弓矢在後。砲
聲連聲。鼓鳴號响。逼近岸上。阮師檣驅象來衝。所被北兵砲聲齊發。一矢落其
象奴。再矢破其象鼻。象股慄奔。還本陣。自相踐踏。北兵乘之衝殺。喧天。阮山舉
刀來迎。被沐晟一鎗刺死。王友生於滿經等數十人。阮師檣敗走。士卒死者不知數

癸巳五年

明永樂十二年

春正月。輔等乘勝驅兵至正和縣羅蒙江。北皆懸崖側徑。輔晟

二人捨騎步行。大索得景異。隱于谷中。

如是用計耳

一矢射中於之。分兵大進。四面拿勦。至

南靈州。獲阮師檣、鄧銘等。南軍大潰。陳帝惶恐。逃走。老撾時老撾軍保護。
陳帝還國。不幸北將都指揮師祐引兵躡之。大軍隨至。進克老撾。三閔軍民

灑散棄陳帝及其妻妾於南度北將盡生獲了陳氏告終正合南交識云巡西嶺

言上皇走南度方陳臨北地言二帝失東阿東阿即張輔既平陳氏欲提兵還攻擊利

征夷副將軍梁表向前請曰某願將五千精兵生擒黎利徒党獻俘于帳下不

勞總兵親臨輔曰彼誠多謀不可輕敵表曰昔天師誤咱愚民之計今已戡

破精細而行何憂不獲輔曰果如此許你先往早賜回音表引兵而去輔俘

陳帝返回正是

黃犢遇時欺老虎

蚰蚩得啣笑神龜

未知俘陳帝如何且有下回分解

增補鄭銘被獲感懷詩一首云

世事悠悠奈老何

致主有依扶地軸

時來屠釣成功易

國讐未報頭先白

無窮天地入酣歌

洗兵無路挽天河

事去英雄飲恨多

幾度鼉鼓帶月磨

第三十四回

張國公三次獻俘

段參將一番用計

却說張輔生於陳帝并文武三十餘人班師回東都黃福出門候迎教牛宰馬

宴勞將士城中寨外各賜酒肉爲賀平陳之宴日以繼夜燈燭輝煌笙歌互奏

通三日內輔命陳洽早露布檻季擴等歸京師至八月陳帝遇害輔討沐晟黃

福曰今僞主成批黎利兄弟甚是桀傲

前後不忘
黎利兄弟

諸公有何妙計可以擒之沐晟曰

不知梁副征夷引兵前來勦捕事得成否

梁副征
夷死矣

黃福愕然曰已差人來掩了輔

曰拾季擴時欲來殺之梁副將慨慷請行業已遣矣黃福曰梁表休矣且

彼兄弟雖百萬雄兵未必可勝况於梁表等輩五千人矣此人可以計取不可以力

取前日某累言之將軍豈不聞乎輔曰此奈如福曰火速申文書報諸郡縣引兵

救應庶存多少者乎幸輔急令寫文書寇去不題却說梁表引兵詐稱巡撫望

義安直上軍行一亭一止擄掠物產百姓殘苦奔來六花城告急利問曰賊從何道來百姓對曰聞得生於陳帝于順州令引兵巡撫宣慰利曰汝等先回俟我思之百姓拜謝而出此時黎善往三帶未回遂會眾將護曰賊今復來公等以爲何幹段蒞曰彼必乘勝來襲公主祥言巡撫以解群疑耳利曰何人敢出拒敵蒞曰某願往利曰公既不辭勞苦可引一千兵和与范旦黎欽前往討賊我隨後接應蒞曰不勞主上屈駕某等足矣三人領命引兵出六十里外接地立寨屯駐時梁表進兵至清漳縣界已見黎兵防備表亦分兵布立陣壘令人細作黎兵多少探子回報約一千人而已梁表曰南人多謀不足深信豈有天兵到此而彼以

一千小卒可敵之乎如此意匿多出少之計我亦以計取之可也諸將問曰將軍有何

秘計裴曰遣人詐降誘彼來却我寨我引兵搜彼寨後却之便了諸將曰將軍

神算矣表喚從事馬和受計和咱令引數十人投寨寨來門吏入告有北兵

乞降裴沉吟半晌喚黎欽附耳曰如此許門吏放入馬和進入寨出迎接叙

姓名畢分賓主而坐裴曰將軍遠來必有賜教和曰某被梁表貪殘所到之

處傷害生靈某以直言爭之彼即辱罵鞭撻某聞黎公仁德大業必成故來

相投望其收納發欣喜應諾

前者仲東詐降徐政此則馬和詐降段發始知還信者疑之先疑者信之故政先疑後信而裴進信之

曰將軍誠心助我使我來却北寨事成我請主公尊為尙父

徐政許仲東為參護段發許馬

和爲尙父前
後遙遙相對

和曰黎公安在某願一見發曰黎公見強寇兵來扶病出軍今貴

体微和尚宿未起發携馬和出帳後觀看馬和偷目帳中見一人蒙被而卧呻吟不已發指左右曰兵無有幾恐難與敵和曰兵不必多貴在勝算矣將軍勿憂

已有某來斬梁表必矣

不圖弄假
反出成真

發曰幸甚二人看了回寨馬和諒曰某願居此

發愕然曰將軍在此誰爲內應和曰既如此某請還今夜將軍來却寨勿誤發

唯唯和辭去范旦直入曰將軍一見賊來不知真否遽已信之使彼盡窺我虛寔

何也發曰彼用計謀降我國使彼知之然後將計就計而行旦會意發喚喚黎敘告

曰公將三百人伏于我寨兩旁見賊兵到舉号擊之范旦將五百人取道穿山往

北寨左右殺其伏兵然後却寨二人去訖。張自引三百人伏于前路却說馬和四至北寨梁表問曰賊勢若何和將前事說了一遍表欣然命指揮阮丙將二千人伏于本寨東西賊來攻之命參軍黃舉將二千人往南寨左右埋伏俟彼引兵出外裏寨取之分付畢自引兵隨後救應行至南寨前路聞得一声砲响火光並齊張一將橫鎗立于山邊喝曰段將軍在此梁表大驚回顧被段發一鎗刺死揮軍趨殺北兵大敗走回阮丙想爲南軍却寨遂起兵殺出兩相衝擊死者無算背後范且邈來斬阮丙于寨外黃舉至南寨時喝兵殺入不見一人驚惶欲退卒聞鼓响連天兩邊聚斂殺來黃舉奪路便走至半途撞遇段發一鎗

刺中窩心拳翻身落馬平明三人得勝收軍回六花城時四旁郡縣接得張
輔文書率兵來應至則梁表已死五千軍盡沒馬和脫死逃回東都去了正是
自恃才能多客誤
古來征戰幾人還

未知馬和走回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五回

季祐獻謀擒故老

段發討賊救慈親

却說馬和敗走逃回東都入拜叫曰梁副征夷兵至是安誤中賊謀將士盡覆

黃福曰輕敵者敗尙有何言輔曰黎利用兵如何汝輩反敗

亦如前日
擊將軍者和曰不

見黎利、只在段發在此、其人詭詐百端、輔曰、莫非前日在傘圖屯、與沐將軍嘶打乎、和曰、正是、輔曰、量彼何許小人、安敢如此降將、滿季祐曰、段發淳祿油場人也、其人事母至孝、昔在漢蒼文厚、漢蒼逼之出仕、充翰林侍講、後使參軍、多邦城被黎善用計誘至傘珍之、彼請降、今見居在此、沐晟曰、諸公失策、傘圖會宴之時、致某殺之、何至今日、張輔曰、此時欲投鼠而忌器、胡寇尚強、非置彼爲內謀、不能成事、豈不知乎、今舉兵、盡誅之便了、恐誅之不得了季祐曰、某請獻一計、不勞將軍匹馬、而彼自來束手就縛、輔曰、計將安出、祐曰、善、與族同謀、如虎添翼、難以力征、莫若遣兵先往三帶、抵陳太監、後往淳祿、擒發老母、將回都中、托以苦刑、再以

書招此二人一則爲岳翁一則感親母自然請降此時利無能爲矣輔曰此計

甚妙

妙則妙矣
只恐脫了

卽命李彬以一千兵往三帶隄外王友以一千兵往淳祿油場二將

咱令去了不三日兩李彬回言黎善已取太監家眷去了多時先是黎善恐

北將固窮累及外親故往請李公尽取家眷同就義安六花城居住及回至城

中兄弟亦來問候黎利曰叔叔他往賊兵復來善曰弟亦知彼抗陳帝後乘

勝必來然已有段將軍在此足以拒敵言畢見段發來謁問曰段將軍斬了賊

將破了賊兵心中安否發曰某憑主公之威胡爲不安善曰不然吾聞慈令猶在

故鄉倘彼寇見公參謀於此彼卽前來抗此令慈此時公心安其不乎發聞言

吃驚曰願大人賜教發請回省母親善曰公以三百勇敢與阮廐杜容急急進行
某料此時賊已至矣候間命引兵兼程至我州見家人奔來告急曰令慈已被批
兵執去了發曰此時母我有何言家人曰只呵呵而笑曰得其死矣得其死矣發聞
言放声大哭曰願諸公救我將士憤激言曰願從將軍令段發遂不回淳祿倍道
出神符靜候去路遣人哨探回報賊將王友行程不遠半晌至矣發令杜容
以一百人伏于左阮廐以一百人伏于右自引一百人山上岩谷中埋伏此時王友生
簇發母無人抗拒乃縱意自行軍無隊伍纔至山腰見一声炮响左边杜容殺
來右边阮廐殺出山上段發殺下撞遇王友簇橫鎗刺中王友肩上友冒死落

荒而走三人殺得北兵死者滿路斬了竹檻救出慈親發問曰今日母受驚否母笑曰死生驚懼不入于胸中我視死如歸汝何懼之甚昔汝迫於勞出事爲朝我心常戚戚耳今既遇黎公寬洪大度長者之君我想今得往東都則大罵黃福張輔一場死亦爲快又遇汝截回我心不遂矣呂族拜伏唯唯將兵收衣甲保護老母家眷回美安老母入城中叩頭拜謝黎利曰幸得老母無恙爲優又何必謝族母曰妾聞人誰無死死於國事其死者安幸妾有子從事明君賊逞野心圖謀來抗意彼抗其母以招其子耳妾自知之安然而往期至東都先導之以義理示之以順逆使明將佐啣羞蒙耻然後以身殉國教子盡忠

誠為妾願何期君明不棄遣將截回使妾母子獲覩天日安得不謝黎利曰姪之忠烈果王陵徐庶之母亦不得專美於前矣言了命別擇一室安歇不題却說王友大敗收得殘卒百餘人回東都伏罪張輔詰曰何由而犯囚不得軍士不全王友曰某生於至神符不幸遇段發賊輩伏于山中出擊所被山路險阻力不可當不得已逃生而回輔曰不知何處逆党早出于此黃福曰此必黎善現得消息遣段發伏路奪回輔盛怒曰此賊安得可赦福固諫輔亦不咱即下令選取雄兵十萬健將三十員舟師三萬馬騎八千糧餉整齊器械備具擇以甲午年

明末樂
十三年春正月

庚申起兵、遣平義安勦除逆党、忽然門吏入報有天使詔命至、張輔、黃福等

出東門外接使正是

星列三軍揮白刃

風傳九陛送丹書

未知接使如何且有下面分解

第三十六回

設書驛黃張定制

貢扇翠馬李殘民

却說張輔抗陳帝時黃福恐其恃才遲技生事邀功乃密奏請聖旨諭張輔息兵輯安黎庶此時成祖見偽主威矜思諸將之功遣使奉詔往安南褒賞使至張輔黃福接入宮中排設香案拜畢開詔見言張輔下南交三擒偽主威震西南

特命鎮守交趾賜帛五百疋金百斤加陳洽爲兵部尚書仍參贊軍務尚書

黃福有恩威文人懷之戰服莫敢蠢動應加五級賜金百兩諸將各加獎賞再

敕張輔宜息兵勸民若黎利兄弟可以德化不可威劫

此出黃福之奏耳

於是輔不敢起

鸞撫誘蠻酋丁仁驗來降輔權給爲鎮夷百戶疏奏成祖允旨遣賜救命

乙未年

明末崇十四年

夏四月輔遣丁仁驗來朝貢馬謝恩成祖賜鈔幣遣還五月

黃福設府縣州學及陰陽醫學僧綱道紀等書時交州人林少碍黎公僕

亦來東都受業於黃福

此揭林黎二人伏筆後回便見

張輔奏設宮驛自廣東欽州天津驛

經猫港至湧淪伏陶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陆行只二百六十一里比

溫故路近七驛專使往來成祖從之輔復誘三江等府土官莫勳杜惟忠陶弘
等來朝貢馬金銀等物成祖特賜宴勞陞勳爲右布政令杜惟忠爲參
護陶弘爲交州中左右將指揮各賜鈔幣還輔命監察御史黃宗載
巡按交趾宗載見房屋皆覆草茅多被火患遂令三司募官伐木陶瓦
起立家屋不半年營房皆覆瓦火患稍息冬十二月明成祖以張輔勞苦經營
交趾前後十年乃召還命豐城侯李彬代領鎮守復遣使將洪武禁書乃高
駢圖橐諭黃福曰朕聞安南多貴地卿係風水名家乘平之時細心經覽
圖其形勢適回朕看黃福奉命第人民新集寇盜未息不便遽去乃遣弟

子分行各處尋察弟子去未幾旬各印列橐將回福曰暫釘寫于後本時李
彬來問見圖橐下列四字有对有韻彬笑曰地道之利豈有寫得如此模樣
此本若行正弟子之誤先生即先生之誤天下後世矣福曰暫寫于此俟早定然後
覆看彬返回中官馬騏謨曰安南之國新入版圖我等欽命分司而奉上之誠
豈無一物令象扇翠羽寶物者多我索貢之以表臣子之誠君侯以爲是否
李彬曰正合吾意於是二人定歲貢象扇翠羽各萬箇丙申年明永樂十五年春
正月李彬馬騏索民定貢馬騏墨貪也而殘走一而取十要索百姓以金銀代
納驛亭通貢夙值奔馳行齋居送疲於勞役死者黑路郡縣守令得意

殘虐日甚，浚盡民財。時明制出官，邊方員帶珍寶回國，官吏檢察見之，律定腰斬。故諸官吏收得許多寶貝，不敢將回，盡散民間。神祠、佛寺、池井、丘陵、藏匿、封神，置之以爲後日之計。安南之民不能堪命，諸縣父老潛往，爰安投六花城，叫曰：「北寇狼心，苛酷百姓，伏望明公弘湯武之德，除殘去暴，極救生靈。」不然，南國爲魚肉矣。利曰：「某本允庸，賊多見逼，拳拳以保身爲計，猶恐不及，豈敢預前世吊伐之王者乎？」父老曰：「明公令德，舉世皆知。藍山之雲覆効靈，涇鵲之雨隨助順。雖三尺童子，亦知爲革命之君。故天下之望明公，猶大旱之望雨，安忍棄之耶？」利曰：「父老差矣。亂救民，除非英雄之主者，不能利惡乎？取父

老且回天下大亂豈無弭亂之人出出則大定矣何憂之有父老涕泣而退利亦爲之墮淚遣人喚黎善商護此時善出外未回利退入後房下帳歇息心裏憂黎庶輾轉不寐遂點燈剔神經卦列未完忽見一人披帷拜伏利大怒拔劍欲斬之正是

心籌秘訣蘇民瘼

帝賚良臣助國謀

未知其人爲誰且咱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阮鷹決志尋明主

黎利清夜得謀臣

却說其人乃上福蓋溪人阮鷹阮飛卿之子也鷹早歲掀寒天資穎悟士禽道乙無所

不通舉陳末大學士及胡氏篡國明將攻之占割土宇至陳氏中興焉知陳氏
不洪逃而不出欲陰求天下豪傑以圖徐之有日至弘化縣天將暮欲尋處投
宿見一簇草莽問來自寓適有老嫗自內出言曰此間經亂之後山君作祟
行客往來多受其害公尋別處相投老不敢惜薦里外日已西沉無路可出乃
言曰願居在此倘有妖祟某自當之老嫗却不得遂納此時薦見老嫗之言疑懼
不敢寢至三更時聞門外多人細語一人曰屋中有一箇男子甚是秀麗入
搏而啖之一人曰不可此是開國功臣吳天有命勿可侵犯上帝見誅薦拔劍潛
出門外

信亦
有胆

諸人走散惟一女子楚楚衣裳翹翹態度傲容立于道左薦曰汝

何等女兒寅直在此其女曰妾本崇山神女歌者朝上帝聞兩曹列宿言南邦獲
亂許黎利爲王阮廌爲輔撫定一方故妾見群妖欲害將軍特來勸解言訖不
見廌驚喜帶劍逐回家中宴息明日起程猶徐至夏安千仞山見一城廓法度
精嚴兵機整肅人民安集士女諧和誠是一帝王之景象不知所主者誰自投觀其
意見來者受之士則教書女則勤織工則專藝農則務耕六七月間日以如常不
知黎利者誰會有百姓父老叩問乞來投控黎公廌即隨父老間入躲面偷目見
其人儼容侵堂堂有天日之表又見父老言曰雲覆効靈雨隨助順有思曰真帝
王受命之主也遂避匿于寨邊逮日夕黎利退回密室廌徐步踵後至則利開

門直入將機內鎖了。鴈逸行四周望屋厦有一隙處自攀椽上透入見黎利在帳中列太乙鴈靜坐室奧俟卦別漸完開帳直入利失驚拔劍欲斬鴈拜伏于地。叫曰請明公赦宥容且一語。利問曰汝何許姓名自敢乃耳。鴈對曰某陳朝進士蓋溪人姓阮名鴈被明將暴虐逃遁他方聞明公寬容長者特來相投。無由上達幸今出堂咱事。茲親戚顏想來叩頭又恐唐突故冒死相從。潛入室奧偷得明公算法少差願為一解。黎利聞是進士心自敬愛下榻延之同坐。問曰先生亦有知算太乙乎。伏請明教。鴈奉取算子將十六宮位列神將列定一一不差。利始信服大悅以為如漢高之得陳孺子鴈熱於逞技勸利起兵利曰現今門下純

是武將勇而無謀勿可驟動鷹曰明公四弟習謀兼備誰謂無謀利曰先生何以知之鷹對曰有麝自然香何必當風立利曰爲將之道兵書術數不可不知豈有一人而能應萬機之變乎先生不棄寡弱煩誨導將士使知得萬一然後就事未遲鷹頷命退出正是

君臣幸契明良會

將士相歡修進時

未知退出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設學舍山神報兆

討北寇黎衆乞憐

却說阮鴈頌命退出相地惟藍江山巔可築學舍回覆黎利先飭所在修治山
上培基後通示軍中將士共黎庶各响阮鴈教習書業鴈出寨與諸將叙面至二
更就寢睡著見一女子恹恹向前叫曰此山係妾所居請將軍姑緩一旬教妾益
了然後隨將軍所為阮鴈覺來知是一夢急整衣出寨則東方已白自投藍山
來已出見人民斬伐樹木培築平臺鴈問曰諸人掃削這山見何物否諸人曰某
等伐至山巔中見一黃蛇有孕追斬之只得尾一段耳時百姓樂黎利之德修寨
不日成之丁酉年明末樂十六年秋七月鴈就設帳將士朝來肄業暮則回守寨四旁百
姓子弟聞者請入學無數書聲共山声共响文陣皆雲陣齊輝後人有詩讚云

霧捲疎簾幾夕陽

依然數响隔宮牆

樹排冠劍經千里

花落琴書萃一堂

筆架高低雲影射

硯池深淺月含光

攀龍附鳳人何在

分付山頭草自香

有一夕爲開卷觀覽見紅血一滴墜于紙上浸了三張爲愕然逝顧見黃蛇鉅大卷

于樑上爲知是山神啣恐乃言曰我承天子命來此表書正是爲國救民非有意

害汝汝宜速去不然我仗天威除之勿悔言了蛇俛首而去

昔禹清江黃龍俛首俛尾而去今爲設教黃蛇只

俛首而已
可發一笑

爲自知此蛇爲禍不淺但今日天不共耳自安然勤攻書法數日黎利

親臨視見士卒黎庶勤讀書籍專習典章依然鄒魯之鄉利欣然返回適遇黎

善和至城中安歇善曰弟昔往廣威覆觀山水以為後日屯井之計再至傘圓登山看將見

吉星來會于奎意大兄在家必得賢士相助今者何在利曰不有賢士為誰昨見一

人甚是聰慧自稱益溪進士既為來投今使教習將士于山外矣善曰大兄得之矣

利曰為與叔舅優善曰為天文地理無所不通三教九流無所不學勝善十倍善

聞名久矣多番意欲相求因未暇及矣今若來大事定矣善請出與為相見

昔為書聞

善名久矣今善言聞為名久矣所謂英雄試英雄

利曰善於是善至學舍為出門揖拜請入舍中相叙會遇

畢善問曰將諸學進益否為言曰某奉明公之命幸得諸將聰明不五月諸法

術惟段熲范旦爲最二人談道多時同回時中問候忽見數輩耆老入門拜伏哭泣
叫曰今北寇索民貢獻有不及者殺戮甚酷請黎公起兵討賊以救黎民時諸將共
會阮廌曰興兵有名矣願明公俯從民願利曰不可廌曰丈臣武將者多器械兵糧
具足胡爲不可善曰未得其時廌曰明公討賊救民若待及時則黎庶糜爛絕滅
所舉者何爲段熲曰從明公者只圖伐罪吊民幸得寸功上可以光祖宗下可以顯獎
党若明公不從民願則人心懈怠明公誰共其事乎言了見百姓三群五隊皆來哀求
起兵利見臣民共逼許允廌曰天生民有欲無主則亂請明公即皇帝位然後起兵爲
是黎利驚曰公何出此言我有何意敢當之廌曰天命在人心人心歸即天命在公今天命

在明公身上有云天命歸于有德若無德安得人心之所歸明公欲逃而不能也

應以天命

人心而反覆告其君矣

黎利固辭不白拂衣而去諸將亦退出正是

既哉天心歸有德

敢虧人事茲稱尊

第三十九回

阮進士設謀立主

黎太祖即位為王

却說諸將勸黎利即皇帝位利不從各各退出阮為心生一計自以蜂蜜將各古樹塗云

黎利為王阮為輔

批照前日神之所誠

令蟲蛟聚食脫尽木皮处处皆有士卒黎庶見之

傳言天書降下声入城中黎利不信乘月直帶劍出看見二人相對言曰來日我有

新天子矣一人問曰天子爲誰一人曰黎利一人曰利爲之天下定矣利性多忌好殺聞

得此言拔劍斬之見一陣火光化爲一寢石而已返面見樹間依然八字自思曰天使我

也老寔已被還至帳中歇息來日又見丈武群臣百姓齊來固請利見臣庶交迫乃

言曰我安敢爲皇帝鷹曰如是則請明公即王位以慰民心利先請於是群臣護立

爲平定王後爲黎朝遣士卒築坛于千仞山之南戊戌平定王元年明末樂春正月

甲寅群臣丈武登坛上建五大旗應五行中列二十八神砲象二十八宿下布八隊兵馬

以象八卦中間排設香案各安置畢阮鷹在左黎善在右黎石在前段莽在後丈

臣武將環列四旁奉黎利登坛焚香祝曰利爲群情所逼擁立爲王起義興師

吊民伏罪伏望皇天后土鑒臨永錫邦家之福祝畢西向讓三南向讓再

此讓雖是
虛文不失

帝王然後登正位群臣皆呼萬歲起駕還城以黎石為相國丁礼為司徒黎多

為司空段莽為都督水步兵馬潘僚為參議錄尚書事范柳為左將軍趙扈

為右將軍崇光為羽部大將軍農文展為後部大將軍車三為平寇將軍阮

濟為威敵將軍邵襄為威遠將軍范旦為遊擊將軍范宴為都指揮使杜容

阮產為勅畧將軍段族為侍郎兼參贊軍務丁狗為轉運使黎欽為調扒軍糧

救黎善為正軍師各掌軍國事務善辭曰善本大王之弟豈有專掌兵權願

為軍中從事足矣請讓阮軍師兼掌阮為亦固辭不得始兼掌正副軍師諸

將大小各陞擢畢復以其子麟爲太子命侍郎段發作諭布告天下俾各通知
諭曰天生司牧相上帝而綏四方君代天工首席物而寧萬國事非茲已威
則量之故馭龍而解秦苛刈漢救生民於塗炭躍馬而除隋虐李唐蘇累於
焦熬誠有道吊民無心稱亂者也我越國天開秦運地闢離方賢聖篤生
會合應岐山之鳳邦家安靖平符洛水之龜五百年民不知兵億千載國無用
戰蠢茲北寇侵此南邦臣子其民郡縣其地礼芻義狗教既絕於四維劍樹刀
山刑又慘於五虐法曹爭蠹政深猛虎之殘猾吏侵漁民被毒蛇之苦神人
共怒天地不容朕奮迹蓋山屯居清水翊戴叶羣僚之請位在德元擁迫拘

眾庶之推權操誼主順人心而起美讎仇方鳥合於商郊冀天罰以平殘圉
兆姓鴈安於周宅夫君民一体魚鳥同情鳥思靖於飛塵魚豈安於沸水
凡爾有眾各体朕心

增補阮鷹平吳大誥有曰救義傷仁乾坤幾乎歎息重科厚歛山澤靡
有子遺聞金場則冒山風瘴而斧山淘沙采明珠則觸蛟龍而絙腰余音
海擾民設玄夷之陷阱珍物纖羣禽之網羅卅里之征徭重困閭閻之
杼柚皆空有曰揭竿為旗誅隸之徒四集投膠饗食士父子之兵心又曰
蒲藤之霆驅電制茶鱗之竹合灰飛又曰飲象而河水乾磨刀而山石

缺一鼓而鯨割難斷再鼓而鳥散膚驚冷渴之血杆漂紅江水爲之鳴咽

丹舍之屍山積白野草爲之斑紅

諭書一下群黎百姓舉皆欣悅相謂曰黎真人應運而興我等安如衽席矣豪長相率而來朝者無數群臣奏護興師太祖允旨春二月黎太祖駕幸清水設伯祭親刊白馬誓師曰行兵有法將戩兵情兵隨將意見賊勿退見利勿爭窮寇勿追

餌兵勿食勿脅人妻女勿掠人財貨勿毀家居勿犯陵廟明朝將佐必恭勿容彼若投降咱其錄用勿赦有罪勿殺無辜一有所迎雖功不宥

昔明成祖幸竜江誓眾此則黎太祖幸清水誓師進退相對

誓畢命黎善與趙彪阮清等調護太子守六花城自平三十六將軍兵馬六萬隨

駕親征正是

風隨玉輦笙歌迴

雲擁戎韜劍佩高

未知親征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阮軍師設計下城

蔡降將獻謀傳檄

却說黎太祖大駕親征前呼後擁左護右衛青羅紅傘黃旗朱旗堂堂儀
表一太平天子也百姓望其行塵焚香拜伏望家漿食士女玄黃以迎王師往
來不絕太祖慰撫遣還父老曰不圖今日復親官軍皆遮擁滿路駕不得進

時義安鎮守蔡福覩得消息飛馬告急東都再飭下州縣整兵迎敵守令
畏太祖聲勢不敢拒戰阮鴈引兵前進直抵義安城外二十里下寨遣徐方入
城招降蔡福聚眾商議曰蔡利芳大降吳戰亮利節指揮朱廣曰兵未交戰
遽已請降是有何理莫若托以投降觀其虛實然後定議蔡福善其計令千戶
李忠和典徐方投南寨來小卒入報阮鴈喚士卒密囑畢許李忠入廂迎接叙
姓名坐定忠曰蔡鎮守來日請降軍師遣某先往約定爲曰蔡將軍先來款
附可謂知幾之哲矣忠曰蔡將軍注意於軍師久矣鴈曰唯唯忠偷目見將士
三五成群飲博誼諍劍戟縱橫倒棄地下心自輕之請自別處退出門囑曰明日

諸公早來某當迎候忠曰諾回至城中將南軍事體說了朱廣曰如此鎮守
請降不爲世人之耻笑乎來日擊拚之蔡福依計遣廣引兵一千出戰自將兵接應
各分付畢且說阮爲送李忠出門返回潘條曰賊將詐降軍師不可深信爲曰我知之
矣故令士卒懈怠候彼心輕然後用計拚之諸將信服爲喚范柳范宴杜容阮產
附耳如此如此平明爲引一枝兵馬至城外遣人叫蔡福出降城上李忠罵曰我鎮守
豈有降汝輩乎汝速來討死爲假怒令將士攻城朱廣開門出戰潘條拍馬來
迎鬪四五合潘條阮爲敗走朱廣驅兵趕至南寨前聞得一声砲响左边阮產殺來
右边杜容殺來將朱廣圍住背後蔡福整兵進來被范宴出_兵殺退福走回城見范

柳立於城上言曰我奉軍師將令取城多時了汝何不早降福失驚下馬請降阮產
杜容縛朱廣來阮爲八城解廣縛安撫百姓福遣人報演州太守都指揮募聚鎮
定太守于鎮鎮邊太守曾貴共千戶李忠等各詣軍門投降惟茶龍太守蔡彭
不肯受降爲奏捷太祖平群臣同至義安蔡福等出門拜謁太祖待爲幕賓
朱廣在軍中從事爲問福曰某欲先下清化諸城後及東都將軍以爲何如福曰
清化城池山川險守難於討敵易若傳一檄書彼若投降不勞一卒彼若不降舉
兵攻之正謂兵有先聲而後寔者也爲咱計草檄傳發檄曰

武庚燭變殷奄周公奮東征之旌攬執墜居焦獲言甫興北伐之師敵王慄

而心同共賊生而誓不爲等恭承王命肅將天威桓桓熊虎霜嚴捧朱旗而
直指轟轟豺貅雲擁揮白刃以于征雖黃河之水障千尋投鞭可斷而赤縣
之金城千里擊楫能清以至仁伐至不仁猶秋葉疾風之掃取大義征大不
義正春花苦雨之摧其止如山所臨無敵亦明冠自都護布按參政下至
巡檢守令弁兵各自首身率同聞命回心向化庶無堂燕之灾如其執迷不順
舞智自神大將徂征網一張而尽打天戈所指童三尺以無遺檄到如章汝等
自勉軍師兼掌軍國事務既薦檄

檄書傳發各道清化守將羅通激怒大罵欲引兵迎敵恐勢弱不敢出惟得將道路

塞絕堅守而已檄傳至東都黃福聞得曰南國人才何其多也其勢不堪久
屈我等莫能安枕矣總兵李彬曰奉君之命重鎮邊陲豈應坐視鼠輩之辱
乎黃福曰昔張英公累次欲戰之某想誘彼相投使爲我用不意今又起兵唱亂
不得不除黃福此時李彬曰尙書以事聞某遣兵拒之乃遣都督朱榮都指揮陳
忠以三萬兵馬往征御史黃宗載參贊軍務李彬囑曰蠻寇變詐非常宜
謹慎而行諸將咱令即日起程涉水登山不厭艱苦正是

幾度征塵山色暗

殺聲角响水聲寒

未知此去如何且咱下回分解